COAY Books

# 目录
# Content


- 第1节：自序：为了在某处相遇
- 第2节：作妖
- 第3节：妇产科历险记
- 第4节：那件疯狂的小事
- 第5节：有档次的用餐
- 第6节：桃花朵朵开
- 第7节：咱那半拉天空
- 第8节：砸挂
- 第9节：有便宜的牙吗
- 第10节：地主家也没肉了
- 第11节：夜店的夜生活
- 第12节：温泉池里的孝子
- 第13节：挠挠
- 第14节：赶上什么算什么
- 第15节：无处落脚
- 第16节：是调戏是开车
- 第17节：屁孩
- 第18节：哪儿的孩子就得在哪儿养
- 第19节：哪儿都不如家
- 第20节：给医院送生意
- 第21节：范儿
- 第22节：我也上过学
- 第23节：你会蹬缝纫机吗
- 第24节：买书装修
- 第25节：城市里的符号
- 第26节：规矩
- 第27节：不走脑子的代价
- 第28节：该废掉的破节
- 第29节：靠“兽性”吃饭

## 第1节：自序：为了在某处相遇

自序：为了在某处相遇

前几天看到同学转来个邮件，是过年的时候中学同学聚会的照片，没有我。满怀期待地打开邮件，整个一个变形记，每张脸单拿出来都够脑筋急转弯的，我已经跟一起发来的通讯录里的人名对不上号了，跑到厕所照照镜子，往头发上抹点水，在发梢上抓抓，定睛一看，我这把脸估计也够难辨的了。二十年，实在太长，陌生只能一次又一次刷新着陌生。

某日去烫头，因为那地方美容美发是一体的，负责洗头的小工始终朝三暮四，沾了冷烫精的小杠子用猴皮筋总是勒不紧，在她忙活下一个的时候，这个已经缓慢地掉我脖子里了，幸亏肩膀上有个盘子托着。那孩子没完没了地推荐我去做美容，我没好意思说我没带那么多钱，我说我皮肤过敏，不敢随便尝试新产品，我都自己咒自己了，她还在那没完，忽然拿了张带冷烫精的小纸条往我脸上一蹭，“我们这产品你得信得过，看看这个，要不过敏就没事。”我刚要急，她又给我拿温水擦了，确实肉皮没什么刺痒的感觉。紧接着这闺女就推荐我打针，我问:“是那些明星打了能长生不老的针吗?”她点头称是，说现在不光有总体保持年轻态的，还有管局部的，比如让眼角没褶子的、让眼袋不往下耷拉的、让脖子显顺溜的等等，局部按面积算会比让整张脸都年轻的那种便宜。咱也不知道，一副老身板，弄一张嫩脸蛋儿有什么可美的，多不配套啊，身上掉着浮皮，脸上挂着露珠，简直就一活鬼。

小伙计为了论证她的话有可信度，把我的椅子转了半圈儿，对着门，门框上有张大照片，是一个女人的两张照片对比。她说:“那是我们老板。年轻吧!”语气里倍儿自豪。我很好奇，因为我压根没看出有什么区别，人家那脸本来就不老。我说:“这针有副作用吗?是不是跟吸毒似的，不打就一口气儿给你老到位?”洗头工说:“不可能，要这样，

谁还打啊。”这问题问了也白问，她也没打过，能懂什么。我们就在那僵持着，到最后也没增加任何项目。走的时候，我白了那个打针的女老板照片一眼。我是个随大溜儿的人，到哪儿没人注意才好呢，弄得跟妖精似的连我自己都接受不了，年不年轻无所谓，能多活几年就行。

到家，我要求正在接受涂鸦启蒙的土土给我画一张写实的画，我指了指自己那张老脸:“你眼中的妈妈什么样，就画什么样，我看看你的真功夫。”说这话的时候，我大概还挺自信，估计觉得自己长得还不寒碜呢。十分钟后，我看土土在那特认真地往画上戳，倍儿好奇，就问你画什么呢?土土头都没抬，“画你脸呢。”我走近一看，大叫一声。他皱着眉头，用小手指头指着我:“你看看，你脸上那么多雀斑，再画一小时也画不完啊。”然后接着闷头在他勾出的那个大圆圈里使劲点黑点儿。我无辜地奔向厕所:“这还不是你在我肚子里时埋下的祸根。现在只能拿激光枪扫射了。”土土叹了口气，“哎，女人——”还拉长音儿。

我们真的就老了。最可气的是，压根不知道打什么时候开始老的。

幸亏老的不止我一个，还一大群垫背的呢，在人堆儿里，我们好歹算过得去的，起码没长一个老么大的肚子，外加一身肥肉。在没黑没白奔赴老年的途中，我庆幸有那么多人同行。因为在不停失去的同时，你也在不停地得到。失去时间，得到情谊，而流逝的光阴又让那些如清新空气般的情谊变得那么宝贵。

有一天土土说:“妈妈，你要能不上班，我也不上学多好，咱们就能总在一起玩儿。”尽管这幸福的憧憬充满喝西北风的味道，但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在一起”是多么值得珍惜，我们能因为这样的缘分在世间的日子并不多，我还能叫多少声“妈妈”呢，而我又能听见我的孩子叫我多少声呢。所以，一切是那么的宝贵。

友情也是一样。

我们踩着不变的步伐，戴着各自的水晶珠链在一个又一个路口相遇，有的人就为了跟你打个照面儿，然后风卷残云而去，我们也将在彼此离开之后拿一块脏橡皮擦去记忆，要使劲点儿，连个印儿都留不下，要下手轻点儿，没准还能在几十年后寒暄的时候记起当年。

而有些遇见，却如同在相认的一刻往心里扔下了一粒种子，它缓慢地生长，以示自己的存在。很长时间你是无知无觉的，直到，来了一场沙尘暴，在即将窒息的一刻，你发现还有轻轻摇曳的绿意，就在自己心里。他们，是我长久的感动。

惦记，是那么的温暖。手机里那些不舍得删掉的短信像花一样开着，它们是属于我的四季。所以，老去有什么可以不从容的呢?

谢谢那些因为文字而跟我相遇的人，谢谢那些开放在心里的名字，谢谢土土，谢谢我的家人，谢谢每一天的生活。

谢谢这样的相遇。

## 第2节：作妖

作妖

老早以前听那些出过国的人回来说，人家国外什么冰箱彩电用几年就往外一扔，能用也不要了，换新的。当时那叫羡慕，心想要离得近我就去捡了。我小时候那会儿一个九寸黑白电视还引一楼人上我们家来看呢，晚上困了也不能睡觉，因为观众还没要走的意思。斗转星移，咱现在不也央求着收破烂的把老电脑、旧冰箱什么的收走吗，只要能给扛走，别在家里碍眼，我给你点儿运费都行。忽然之间，咱也跟当年老外赛的了。据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英语对话了，还真够国际化的，我都不会说外语。

现在想想，当年全中国人民最亲密的伙伴——自行车如今都改样了。要么小轮，要么电动，不像以前要么永久，要么飞鸽。以前的人对自行车比对汽车还在意，我经常周末端盆水下楼，拿块破布猛擦坐骑，瓦圈车条全擦得锃亮，到处膏油。那会儿马路边净是修车的，家家户户也备着东西，我自己还补过车胎，一把改锥、一盆水、一罐胶，手艺不比街上的师傅差。当年自行车对人太重要了，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骑一两个小时的路根本不算回事。有的人骑车能不扶把，还有的一辆车上驮好几个人，连车把都占了，自行车有时候也是娱乐工具。那会儿学校里人与人要有了恩怨也经常发泄在自行车上，路上撒点儿玻璃碴子，拔个气门芯儿，扎个车胎什么的经常发生，反正修车摊上生意不断。

与时俱进到家家都有小汽车了，可油价一个劲儿地涨，我们也在为跟国际接轨的好日子付出代价。不敢大折腾的人就只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作妖，你看，他们——

## 第3节：妇产科历险记

妇产科历险记

阿绿临产，但她始终意志坚定要自己生，跟个女中豪杰似的，在阵痛中攥着小拳头喊“加油!加油!”那声音大的，隔壁一位陪床探头进来，以为病房发电视播足球赛了呢。事实往往是残酷的，大夫明着告阿绿，你自己甭想生，因为脐带在孩子脖子上绕好几圈了，只能剖腹产，阿绿立刻想到了那些鲫鱼，她曾经就是那么一刀下去取鱼子的。阿绿及时调整了心态，向乡亲们挥着手，光着被推手术室里了。

在她迎接新生命的时候，阿绿所在的病房出了点儿小插曲。病房里有八张床，大部分人都在安静地守着自己的亲人，住进这儿，甭管是生孩子还是治妇科病，全是大手术。大家该打盹打盹，该窃窃私语就交头接耳，没大动的。可有一床不行，两口子开始小声说话，后来急了，在病房里比嗓门儿，大家屏住呼吸仔细一听，敢情是男的说女的比他喝酒喝得多，女的不干，非说男的比她喝得多，俩人在那儿就跟白话“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似的，虽然逻辑关系简单，但说起来绕嘴，俩人很快急眼，全是火暴脾气。病房里的人还没看明白，一男一女已经开始满屋飞饭盒茶杯，躺着的女人为了更好瞄准，从病床上快站起来了，而她男人呢，脑门子已经见血了。

男家属们用身体掩护着自己的女人，虽然没有见义勇为自己上去堵枪眼的，但都喊大夫了。他们的露着下半身的女人们，各自抱着被子，有的还拎着尿袋集体挤在墙角的三张床上，远离俩打把势的。妇产科大夫全是女的，没见过这阵势，拉也拉不开，脑子快的打了110。这时候，我们尚有一丝知觉的阿绿带着乡亲们的牵挂回来了，她很兴奋，告他男人开刀的时候一点儿没害怕。当乡亲们连搬带拽把她搭上病床，怎么那么寸，正有一茶杯带着风声打阿绿脸上飞过，啪一下掉地上碎了，阿绿惊魂未定，伸脖子正看见脑门冒血的男陪床，咣当一下，人晕过去了!她男人这通摇啊，都快把肩膀晃悠脱臼了，心想手术

刀都挺过来了怎么还怕这个?大夫来了一量血压，好么，低压都快没了。马上，光着身子的阿绿又被乡亲们运上车拉出去抢救。而此时，警察来了，把那俩人带走了。

转天，大家刚缓过神儿，打架的两口子挎着就进来了。女的脱鞋上床。午后，男的给女的削苹果，女的边吃，边伸出脚丫子抚摩她男人的脸，并笑着说："哎呀，我怎么那么爱你呢。"阿绿说，她那会儿都想死去。

手术后，排完气才能吃东西，但阿绿的肠子特老实，怎么揉都不带动的，所以尚且不能进餐。她不吃，别人不能不吃。每到饭口，阿绿鼻子格外灵敏，对她男人说："你也买只烧鸡吧，我不吃，舔几下就行。"她男人很仗义："我吃完回来，你别惦记了，等几天你就能吃了。"

一天后，对面床来了新室友，那女的非常年轻，也刚剖腹产生完孩子，推进来的时候阿绿看了一眼，女混混赛的，浑身描龙画凤，光着跟穿了旗袍似的。当阿绿终于能进食的时候，她对面床也醒了。半夜，阿绿嚼绿豆糕，还没吧唧嘴呢，对面就听见了。支棱起半个身子，穿旗袍的指着阿绿倍儿厉害："哎，你吃的嘛?"阿绿吓一跳，差点没噎着。对面又说："给我来点儿!"阿绿吓吓唧唧地说："你刚做完手术不能吃，你老公也不会让你吃的。"穿旗袍的恶狠狠地瞪着眼，拿手指头点着阿绿："我告你，你要不给我吃，我能动换以后第一个就打你!"阿绿一紧张，把最后一块绿豆糕也塞嘴里了，她没敢睡觉，天亮老公一来她就闹着要出院，受不了刺激了。脱了病号服的阿绿尽管肚子上刀口还疼，但走得耀武扬威，路过穿旗袍的身边，冲她摆着手说："我出院啦，你想打我也找不着人，就不给你吃!"

我一直怀疑阿绿麻醉药打多了记忆混乱，可她对天发誓这些都是她在那个大医院病房经历的。这都收的什么病人啊!

## 第4节：那件疯狂的小事

那件疯狂的小事

入夜，窗外灯火阑珊，遛狗的、散步的、撞树的、摸来摸去搞对象的都出来了，跟巡查队似的在小区里来回走，这个点儿最安全，绝对没有拦路抢劫和偷电动自行车的。我正在犹豫是下楼加入松散的巡逻队还是闷屋里看会儿色情武打片，正在我狂换频道的节骨眼儿上，张瘦溜电我，我一按接听键："姐们儿召见我嘛事儿?"这瘦身女支支吾吾："你签售那天我大概去不了了。"我心胸多宽广一个人，当即表态，不来绝对没事，回头我直接奔赴首都请她吃饭去。张瘦溜一听我这么大方，立刻掏心窝子了。计谋得逞。

但闻张瘦溜大声说："我怀孕了。"语气幽怨，一点儿不像流产广告上那些幸福女人去医院"打孩子"跟进大商场购物似的，倍儿美。我说你不打算要这小东西啦，人家投胎一次可不容易。张瘦溜很决绝："要什么要，我现在还养着两口儿呢，再生一个指什么活啊。"我提醒她："反正你受法律保护啊，生也没人敢拦你，现如今不受法律保护的还没完没了地怀呢。"可张瘦溜分析了一通在首都那疙瘩养一孩子的成本，结论几乎是你死我活型的，所以打算还是济着挣钱的大人。

张瘦溜扬言不遇上这事，我签售她是不会放弃起哄的机会的，毕竟相好了那么多年，在人前给姐们儿壮胆儿是必须的。这话我是坚信不疑的，就像相信这孩子绝对在她肚子里待不过这月中旬一样。但作为一个已婚妇女，我还是质问了她："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如今药物都不保险，还是穿雨衣吧。"张瘦溜明显抬杠，非说药最灵，但她就不用，挑战自我，以为自己是老中医呢，翻着日历算安全期，蒙着来，那能有好结果吗?赶上投胎的一多就躲不开了，归齐跟她单位一姐们儿一样，俩人全栽安全期上了。

就因为迷信安全期，张瘦溜自从肚里怀了孩子，整天嗜睡如命，头晕恶心，时不时还浑身发冷，她先按感冒治了一段时间，自己给自

己下了点猛药，不见好，又按胃病治了，还不行。单位有明眼人啊，年岁大的趁吃饭的时候开着玩笑就把这事点了出来，张瘦溜听了心里咯噔一下，饭没吃完就跑药店买了个妊娠试纸，好么，还真两道儿，中奖了。

小两口儿跟广告上演的似的，一商量，结论统一，杀人不眨眼，得把没眼力劲儿的孩子去了。我说："现在做个流产得花几百吧?"张瘦溜一瞪眼，什么?几百?连检查带手术得三千，还得住三天院观察。首都真拿人当人啊，太感动了。搁俺们这儿，在妇产医院做个无痛人流几百块钱二十分钟，门口椅子上坐几分钟就可以走人。张瘦溜说跟我说话的时候手里还抓着块烤山芋往嘴里塞呢，害口，但不能不吃，肚子里有争嘴的。电话里有QQ上线的声音，我说你别开电脑了，再受辐射。张瘦溜说："孩子都不想要了，还怕什么辐射啊。"特毅然决然。张瘦溜她男人很豁得出去，银行取了一万多块钱备着，我心话，这钱花在生孩子上多好啊。

我告诉张瘦溜，我打算隐去她的真名和网名把这事给写我博客里，她说："还隐嘛呀?全人类都无痛人流了。"她倒想得开，这件疯狂的小事，真够惹祸的。她男人知道惹祸了，这服务周到啊，班也不上了，去趟超市什么脆枣、阿胶枣、蜜枣、核桃、藕粉，反正什么补往回买什么，零食摆一大桌子。顿顿不离红糖水和煮鸡蛋，今天乌鸡明天三黄鸡后天鲫鱼汤，那规模比我生完孩子催奶都轰动。把张瘦溜补得那叫一个美，居然躺不住，起来给男人洗衣服，结果洗了一天吃不消了，腰酸腿疼开始发低烧。

张瘦溜躺那还扬言："我们那个同样栽在安全期的姐们儿倍儿行，逛街四个小时不带歇的。"结果，张瘦溜负责的当期杂志封面上老大的字号写着《安全期不安全》，我马路对面都看见了，她这贡献作的!

## 第5节：有档次的用餐

有档次的用餐

赵文雯发短信说正堵在路上，让我在五星级宾馆大堂里瞄会儿有没有看上眼的老外。要说赵文雯真够姐们儿，一心恨铁不成钢，总想早日把我弄圈子里，她就盼着我跟谁赶个集都能出绯闻，那才叫名人。为了这个目标，她没少给我引见人，跟介绍对象似的一拨又一拨，她说了，别管人家对你有用没用，多认识个人没什么不好。为了她的热心肠，我硬着头皮也得上。

我在喷泉旁边干坐着等人的工夫手没地方放，很不自觉地蹭着膝盖，一会儿拿起本杂志，还是全英文的，也不知道说的嘛，只能看两眼图再抬起眼眉看看旋转门里进来谁。我的姿态是局促的，一会儿就把那又沉又大的杂志扔桌子上了，手下意识地搓着膝盖，牛仔裤因为洗的时候总用刷子刷，上面起了一层毛儿。要说如今这东西质量是不行，我没搓两下呢，露白线了。这时候，赵文雯跟个公关小姐似的，从门外转进来了，身后跟个女的，裘皮领子跟把雨伞似的戳脖子下面，光着大腿，靴子的跟儿那叫细，脱下来就能点穴用。我就害怕这样的人，一紧张，杂志掉了，当我蹲下去捡杂志，只听吱啦一声，娘的，膝盖处被我搓的那儿横向撕开一个大口子，我那鲜艳的大红秋裤扎眼地露了出来，我的心开始咚咚地撞击胸口，但也不能藏茶几底下啊。

当我笑着直起身，赵文雯一眼看见了那如同鲜血染红的地方，因为那秋裤是她死气白赖让我穿的，说有好运气。我很大方地伸出手，人家裘皮细腕轻抬，把手蜷成鸡爪子型，只递过来仨手指头尖，我捏了一下，人家就缩回去了。赵文雯说这叫国际化，人家这女的经纪公司旗下签了很多艺人，经常出国。我一听就急了，但脸上带着笑，拽赵文雯到一边：“你看我裹那么严实像艺人吗?你要不把这人打发走，我现在就把裤腿撕下来。”

裘皮的来头不清楚，但人家一举一动都像是经过训练的，小腿儿跟捆一块似的一直夹着；喝咖啡那叫细腻，全是慢动作，只把液体碰一下嘴边又轻轻放下，倒真省钱，拿蓝山当润唇膏用。我一手得捂着膝盖，一面还得谦逊对话，累得我颈椎病都快发作了。这女人也不走，都没话了还耗点儿，直到中午，赵文雯说“一起吃饭吧”。我知道这是句客气话，但那女人低吟浅笑说好吧。我瞪了赵文雯一眼，一会儿短信上发来几个字“回去还我钱”，我肝颤。

我们用最迅速的眼神审视对比了周遭的饭店，最后接受裘皮的建议去吃日本料理。进去落座，菜单上来，图片底下的数字全三位数，接着往后翻!自助餐最便宜318一位，还有498和618的，我们选了最便宜的，至少这么吃没心理障碍，吃多少不就这么多钱吗。

我们围坐在一个台子边，看着那些寿司在上面转，我从来没吃过这种形式的东西，到处看别人怎么吃。一个小盘子只放一个寿司，我们坐在转盘的最后面，只见前面一位大哥，瘦骨嶙峋嘬着腮，跟堵枪眼似的，来一个夹一个，杂技团的身手。偶尔路过的一两枚也被我们前面的人夹走了，一个又一个空盘子在我们眼前转过。

裘皮发话了：“咱紧着贵的吃吧，把318吃回来!”这话令人振奋，三个女的都不端着了，赵文雯探着脖子问：“您说，嘛贵?”答曰：“刺身。”咱也不明白生鱼片为什么叫刺身，但吃过见过的人发话了，咱就得点!我端着菜单叫过服务员：“所有刺身，来十份!”大气魄!不是不多花钱吗。第一轮上来，盘子不大，粉丝、菜叶子、冰块占了半壁江山。裘皮吃得那叫快，一看就顺嘴了，跟刚从动物园放出来似的，看样子是在国外待惯了，不爱吃熟食。我夹了一口，都是冰碴儿，没法咽。

很快，裘皮不见外了，自己点开了。最后上来的刺身，冰块、粉丝、菜叶子人家都不给点缀了，远远看见服务员端着一盘子又一盘子生肉放我们眼前。裘皮紧着劝我们吃，跟她请客似的，我磨不开面子吃了两口，强往下咽，其中一块还掉我红秋裤上了。我们从饭馆出来

一个一个缩缩唧唧，跟从食品厂冷库出来似的。赵文雯发誓这样的经纪人以后再也不找了。

## 第6节：桃花朵朵开

桃花朵朵开

有人把李安的新电影说得跟黄片儿似的，可人家在国外获奖了啊，老外评委不是吃素长大的，那些人眼那么毒，多黄的片子没见过，还至于被这么点小波澜蒙蔽?所以我想，电影还是有它的过人之处。这样的片子能在国内公映倒是有点儿让人意外，因为咱这儿管得严啊，连老外那边过来的都剪得干干净净，让你惦记但一定让你什么也看不着。可见时代在进步，这从服饰上就能看得出来。

前几天赵文雯拉我去买牛仔裤，那地方两个大字贴在玻璃上——淑女，我最憷头进这种地方了，因为人家针对的顾客都是家雀型，那衣服瘦得给一把骨头的人准备的，哪装得下我这沉重的肉身啊。可赵文雯总不看身份证上自己的出生年月，还拿自己当青春美少女呢。可也没办法，是女装就写“淑女”，总不能去中老年服装柜台挑吧。好在赵文雯最近用饥饿疗法让自己掉了好几斤的膘，那些瘦衣服提着气基本能穿。

裤子的样式很多，我和赵文雯一人拿了一条去试衣间，我肩膀上搭着两个裤管儿，对赵文雯说：“你先吧。我怕我一使劲把裤子挣开。”那女人倒不谦让，这就把新裤子往腿上套，又蹦又跺，裤子没她表现出来的那么合适。我说：“你提住气，往上提溜儿啊!”她指着自己：“你看我肚子瘪的，我提半天气了，好像到头了。”我低头一看，可不，低腰裤再创新低，连内裤都挡不住，从后边一看，简直“半个月亮爬上来”，我要跟她一起穿，就成“桃花朵朵开”了。这也叫裤子?改套袖得了。我关注了一下我挑的，裤裆能连着还算不错。我也把长套袖提腿上了，样子不错，要把上衣再撩起来就跟电影里美国西部为那些牛仔们服务的三陪小姐赛的。裤型也太不正经了。

我们出去把裤子往柜台上一扔，问有高腰裤吗?人家卖货的小闺女很礼貌，说：“对不起，我们这儿只有低腰裤。想买高腰的您去专卖店

看看，那儿的裤子都不分男女。”那女的倍儿傲，把裤子抓起来往下面一扔，我和赵文雯没话找话地刚说几句，她在我后面推推搡搡：“受累让让，你挡我手机信号了。”举着她的小灵通出去了。这女人噎得我们半天没说出话。合着女款裤子都得把腰露出来，再说了，水蛇的腰也没那么长啊，露得也太多点儿了。我们没有当即转身而去，毕竟是来买衣服的，又看了看店里休闲类的衣服，胸口上的图案都挺招人的，大多挂着各色鳞片。那些衣服反正我也穿不下，就等赵文雯转悠，一会儿就看她气哼哼地出来，开始谩骂：“都是鸡服。”

一条街我们走了俩来回，女款时装如出一辙，也不知道打哪儿进的货，跟约好了似的，再良家妇女穿上那衣服也能显出职业化来，进夜总会没人拦，估计都得抢着往里迎，可来主顾了。转了一大圈，赵文雯说：“咱只能买运动服了。”

如今我们的观念翻新，接受能力越来越强。我想起我中学时候，当年有个特别邋遢的英语老师，她穿得都挺时髦的，尽是名牌，但整天不是扣子扣错就是时髦外套上束腰的带子忘了把两根儿拴一块儿，总在身后耷拉着，尤其冬天，她裤子前面的拉锁经常忘了拉上，身体稍微有个动作就能看见埋伏在罩裤里面的红毛裤。当年没少给她起外号、画漫画。我一直奇怪她为什么会浑然不觉呢。终于在毕业后很多年在学校前的超市遇见她，闲聊中，她居然不知道那时候自己这么露怯。

我们的政治老师更酷，他还是班主任呢，整天拎着用尼龙条编的菜篮子上班，下班直接奔菜市场。弄得班里不着调的男生特别崇拜他，上学来多一半都拎菜篮子，跟黑社会似的。

露怯，有故意的也有无意识的。

我们渐渐不懂得害羞了，有时候还会人来疯，最后修炼到露哪儿都不觉得露怯就成精了。

## 第7节：咱那半拉天空

咱那半拉天空

温柔似乎是女性最基本的素质体现，就跟长头发似的，已经被性别格式化了，连做个洗发水广告还得在那甩半天脖子抛砖引玉，女人味儿全在那一头秀发上了。我很怀念古代的女性，那温柔是从小培训出来的，说话用多大分贝、出门时该先迈哪条腿、拿东西的手势、看人时的浅笑、鬓边的银簪和衣袖中藏着的绢帕，温柔是一种细节，像溪水，那小水流儿足以让你爱上。那会儿女人光练温柔这一项神功就行了，女人负责的最多是绣绣花、做做饭、生生孩子，只要到婚育年龄把自己交代出去这辈子就算有了着落。她们不用操心产假歇完工作还有没有，也不用想如果不工作，下个月房贷怎么还，光把身子往男人那一倒，估计天就该塌了，很多男人还指望你是大树他乘凉呢。有的力气大的女人干脆自己把天都顶起来了，穆桂英挂帅，商场职场一通厮杀，最后占山为王。她不能表露温柔，甚至不能把铠甲卸了，要不这山头儿就要不保。

女人离温柔越来越远，是因为我们能够温柔的环境越来越恶劣，要朝九晚五地工作，要生儿育女，要周旋于各种人际关系中间，最主要的，还得给家里挣钱。女性在这个社会付出得比男性多，到家都快累散架了，还能温柔起来的多半为配合气氛表演节目呢。温柔就跟皮肤一样，你整天干粗活，不是拿锄头刨地就是蹲那搓棒子，一双手能滋润得了吗?换个人，人家起床就牛奶浴，三天两头进美容中心，在家养尊处优，最主要的工作是聊天和遛狗，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温柔。不过，按目前现状看，除了从事可疑职业的女性为了糊口把温柔放在首位以外，一般良家妇女都没这个心思了。

社会风气也宏扬中性美，快男超女选出来的全是“反串儿”，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这个。就拿现在的校服来说，根本没性别差异，男女一人一身松松垮垮的运动服，惟一区别是后背或胸前几个大字，往操场

一站，全跟萝卜似的。我觉得还不如我小时候呢，那会儿虽然没百花齐放，但夏天学校统一规定女生都得穿白衬衣蓝裙子，男生穿蓝短裤，至少装束上能分清性别。前几天从一个学校经过，赶上放学，从里面走出好几群人，男生女生都穿着一样的校服，肥肥大大，再瞧女生一个个打打闹闹走路全横着，摇着肩膀就过来了。我觉得如果这些孩子从小穿的是很女性化的校服，衣服本身对这样的举止也会有个约束。反正如今的性别参照是有点乱了，温柔的条件有点高，女人能像女人就不错了。

娇羞是温柔的一个侧面，那顾盼的眼神充满了柔美，在很多女性身上，我们已经看不见这些特质了。有些女性太大方，大方得令人尴尬；有些女性太强悍，跟水泊梁山上出来的似的，那叫一个豪爽，就差把碗砸了跟客户磕头拜把子；还有些女性里里外外一把手，有委屈有眼泪也往肚子里掉……温柔成了令人怀念的东西。

我不能说今天的女性没有温柔，你在爱情来临的时候能从很多人的眼里看见它，只是温柔来得太短去得太快。

当下的温柔像一包刚炸好的薯条，热的，放嘴里脆香，但时间别长，你咖啡还没喝完，也许它已经黏软得没了样子；当下的温柔像个传说，在男人心里是个向往，在女人心里是个惦记，却少了表达的途径；当下的温柔是糖纸，心里是甜的，离开唇边的时候就变得轻盈，不知飘到哪儿去了。

女人这半拉天空给温柔留白，我们想看见它的颜色。

纯玩的

前几天，一个同行从MSN上闪出来问："我们要搞个话剧，有兴趣吗?"我多直啊，嘴比脑子都快就问："有钱吗?"那边更痛快说："没有，纯玩的!"我小钢牙咬得咯噔咯噔的，多少年了，赶上的全是纯玩的，怎么命这么不济呢。对方说："记着啊，你是我们特邀编剧。"我赶紧应着："记住了，纯玩的，没钱。"

大部分纯玩型比来钱的那种，参与者更认真，情操更高尚，拿事儿当事儿极了，兴师动众地还总开会，动不动就发信息招集一干人马组个草台班子集体策划。我们以各种方式相识，有一次在楼道里，一个家伙刚说："一会儿介绍个人给你。"话音未落，从男厕所门内忽然闪出一个人，你说一男的后面也没人追他，出来得怎么这么快呢。我刚看清是个人形，正要闪，这男的往我们面前一站，只听我旁边的人寒暄："来来来，认识一下。"我这脑子还一片空白呢，那男的已经热情地伸出了手，能不握吗?不能。咱是个讲场面的人，握!好么，他打厕所带出来的那点洗手水全蹭我这了，给我隔应的，往墙上抹不合身份，只能都搓牛仔裤上了。

落了座，有个大哥一个劲儿地打喷嚏，也不捂嘴，把头一偏，跟要吐痰似的，以为这样就能把细菌都喷墙上，太高估自己的嗓子眼儿了。五个喷嚏以后，他自己也觉得不合适，因为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他的下一个蓄势待发。跟扔鞋似的，我们都觉得他该再打个响的，他却张了张嘴，咽了。我们松了口气。大哥揉着鼻子打趣地指着对面一个人说："都是你传给我的感冒!"我心话儿，这也赖别人，要是鸡传给你的早就上《新闻联播》了。

？　我特别佩服他们，连个影子都没有的事，一群人，围个桌子，还挨个发言，我一说话自己都心虚，有些事，明知不可为，还得一本正经地在那儿出主意想办法，何苦来的呢。我一般张嘴说话的时候不敢抬头看别人，满嘴胡言念叨完了，才停止习惯性的转圆珠笔动作。

也有才华横溢的老师，指点江山型的，一开口就跟敌人霸占了我们家园似的，讲得嘴角都是白沫子，我们用捧月般的眼神看着他，一个一个装得听得挺认真，还有频频点头的。其实，有用的没几句。我最佩服这样的人，尤其那些广播学院科班出身的人，镜头感特别强，只要有人一给眼神儿，跟个织布机似的，咣当咣当运转得那叫带劲儿，你不拉闸他不停，你拉了闸，他还得咣当几下才能打住。这种嘴把势，属于那种拿嘴炒菜的人，说得头头是道，口吐白沫，可你到是

上手啊，而他只去支嘴的，设想的可操作性几乎为零，能把听的人都听疯了。

表演确实挺锻炼人的。一个平时好端端的人，大灯一照，忽然就变得疯疯癫癫的，以致灯关了的时候我都得防着点他们，这群略有文化的人太入戏了，有点难以自拔。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那些女的，无论闷骚型还是风情型都很美，人家的身材也就有我的三分之二，围块破布走出去也是模特，她们一门心思地表现着自己的温柔和善良，还有贤淑且善解人意，尽管我觉得太造作太假，但还是挺受用的，再也不用我战战兢兢地到处给人沏茶倒水了，还是当爷的感觉好。

我挺喜欢这种纯玩型的，不就是没钱吗，总不能连乐呵都没有。

## 第8节：砸挂

砸挂

现代人习惯挑战极限，勇气如同一个肺活量超强的人，鼓着腮帮子一个劲儿吹气球，试图拿丹田气把胶皮吹爆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吹气球吹成肺气肿的，也许那层薄薄的胶皮就是底线，你绷不住劲儿，没准还能被自己吐出的气一口噎在那。

我多年前曾经接过一个电话，我就不明白很多明摆着的事怎么有些人就是想不明白呢?记得那位女士打来电话说老公对她不好，在外面还有女人，平时也不回家，他还打算跟她离婚。我想，这还有什么可到处商量的，离呗。可那女士说，我爱他，我不想离。我说，那就别离了。对方便问我:“你觉得他什么时候能回心转意?”我要能说准这个，我早在庙门口给人算卦去了。可她一边讲她的婚姻生活一边问我那男的什么时候能跟她接着过日子，而且我要不给个具体时间她就不挂电话，一个多小时，就为这一个问题。真是够急人的。男女那点事儿有什么呀，要整就整那些心灵深处的东西。

我很佩服那些心理咨询师，他们像沙袋一样，从不伤人，却把你的力都吸走，把招也给拆了，人家布面儿还不漏。其实想想，感情的事很简单，只是我们内心却割舍不开，仿佛沾染着一层忧伤的纱，像江米纸，挂在故事里，撕扯不开，只能任其融化。所以，明智的过来人都不谈感情。

我也不差钱

“你见过有钱人吗?”一大姐在电话里这样问我。我觉得自己声音都见小，脖子自觉地往里缩：“不认识。我认识的都是整天琢磨怎么下岗再就业的。”大姐热情洋溢：“我中午请你吃饭吧!”我说：“这已经中午了，都快12点了。”大姐催促起来：“就这么定了，你赶紧出来，我请你，也不特意请，就吃个便饭。”我想了一下，发现我刚把昨天晚上剩的饭和菜一起当早饭给打扫了，大鱼、大肉、大馒头，扛到下午4点没

问题，要这么去也太亏了，还落一蹭饭的恶名。我这正推呢，大姐又说了："来吧，别磨蹭了，我等你。"我赶紧拦："我真不饿!"她说："没事，不饿就我吃，你看着，看不下去了，你不也得吃几口吗?"这叫请人吃饭吗?

我是个磨不开面子的人，尤其跟生人，不知道该怎么推，人家都说看着就行了，我再不去，就显得很看重吃似的。我运运气，把肚子里那些硬可东西往下沉沉，一咬牙，走人!

顶着大风我就去了。到她那地儿，等了会儿，忽然从大转门里出来一女的，我从车里出来，向她招招手，她的小高跟鞋嗒嗒嗒撞着柏油地面跟一串省略号似的就停我面前了，她特热情地把我胳膊一拽，我羽绒服的拉锁哗啦一下就开了，胸口暴露在寒风中。我的车没熄火，所以问她："能停这吗?"她说："能能能，停你的!"我离开她皮衣的怀抱，钻回车里了。刚要熄火，听见她在后面喊："倒!倒!倒!"我就倒啊倒啊倒，还有头儿吗?忽然她出现在后视镜里，还挥舞着胳膊，正在指挥一辆停在便道上的车。好么，太热情了，怎么跟收停车费的似的!

"有一男大款，据说是你粉丝。"我眼睛一亮，姐姐说，"就那男的，胳膊那么粗!"一比画，好么，脸盆!"还特抠门!"心拔凉，瞧我都招的什么人啊!她说，"我都纳闷，怎么这样的人也喜欢你的书啊，你太深入人心了。"怎么听怎么不像好话。

其实那顿饭看得很愉快，一女的，说话一点不耽误吃，我还头次见。临了，大姐要送我礼物，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木珠手链，我刚要戴，她说："你往身上油多的地方蹭蹭，得把浮色蹭下去，要不都抹毛衣上了。"这可是我的知识盲区："那，那，那我哪儿油多啊?"我都磕巴了。大姐的目光在我周身上下又扫了扫，最后目光停在我的脸上，"鼻子两边!"我把眼镜摘了，使劲蹭了几下，都快磨秃皮了，她立刻赞许地说："你看!你看!掉色了吧!"我一照镜子，还真是，我给这珠子算是开光了，男的胡子都没这么长的。

这姐姐后来饭后还请我喝茶来着，据说茶叶老贵的。她有专门用于品茶的道具，那小杯子，跟给鸟喂食似的。我不爱去那种喝茶的地方就因为穷规矩太多，想喝点水都费劲，因为不给大杯。她信守程序，一杯一杯倒挺快的，说这么点的杯子，喝水必须分三口。跟舔似的，挂舌头上那点儿都比一杯水多。我问："有大杯吗?我渴。"她说："你多喝几轮!"推杯换盏，我喝得自己都眼晕。我晃晃悠悠去厕所，只听外面大呼："插门啊!"难道还能有破门而入的?

其实，这次见面是很愉快的。因为我的幽默在她面前简直无的放矢，真的有的人一开口你就想笑，没办法，幽默是天生的。

## 第9节：有便宜的牙吗

有便宜的牙吗

电视里都是牙膏的广告，无论男女一概傻子似的龇着牙乐。因为我们的目标也是——没有蛀牙，所以那些把自己描述得跟脚气药一样立竿见影的牙膏我都用，而且使最贵的品牌牙刷，然后用电动牙刷。可终于有一天，在雪花梨上留了个牙印儿后，排在我腮帮子最后面的牙开始疼，我对着镜子把嘴拽走了形也没看出个所以然，后来决定找那个当牙医的同学看看。

人家诊所的效率就是高，一进门寒暄的话没说两句就让我张嘴。“智齿。拔了吧，要不挤了别的牙，你整个脸都会变形。”他冷静地一边敲我满嘴的牙一边说，“像这几颗有蛀点的可以做个烤瓷。拔牙一颗50，烤瓷的我们这儿有西班牙风格的和德国风格的，价格可以给你优惠。”听了他的话我的牙忽然就不疼了，心开始哆嗦。

我看了他递过来的报价单，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烤瓷牙都要好几百一颗，牙倒都比我现在使的漂亮得多，个个均能“一颗恒久远”。可花几万块钱把满嘴的牙都磨尖了再套个外国的烤瓷套儿，还能像以前那么豪爽地张嘴就起瓶子盖儿吗?吃稍微不烂的牛肉都觉得对不起这口来自德国或西班牙的牙。再说了，偶尔激动起来KISS一下，不光小“瓷器”碰得啪啪响，弄别人一嘴小牙套儿也够尴尬的，吐出来还好，不小心咽进去还要给胃来上一刀。在公共场合就餐也要小心，低头的瞬间本是满含柔情，咣当一下盘子里掉个牙套，捡起来套上也就罢了，要让服务生跟垃圾一起端走，500元一颗的损失可大了去了。这是我拿着报价单想到的，也许不全面，但已经排除了我去给自己还算整齐的牙整形的心思。

“我还是来那50块钱一颗的吧。”我特真诚地看着我的同学。

他点了点头：“反正你那几颗牙早晚也要做。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我心里挺温暖的，毕竟是自己的同学。

“挺好的，除了牙有点不舒服。”

“那今天就拔两颗吧，你下周来，咱们再拔另两颗。”他开始准备麻药。

“我就一颗牙疼。”我开始冒冷汗。

“必须得拔，智齿能让你的口腔变形，为了你好。张嘴。”我觉得自己的嘴好像是给撬开的，麻药打在牙床上，很快嘴都木了，说话也不利索。我同学大概是怕我下次不来，疼的那面连动都没动，说了句牙根太靠近骨头需要照个片子再看怎么拔，就把就诊时间定在了下周。不疼的牙是连撬带挖弄出来的，嘴里被塞了团棉花，我用牙床子叼着，嗓子里都是血的味道。

终于花完了200多块钱，发了一个星期烧才能正常进食。又过了几天，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同学请我吃饭，在必胜客门口她冲我笑，笑得我眼花缭乱。后来坐稳才看清楚，她在牙上拴了“钢丝”。她比我镇静得多：“我前些日子给牙整了形，拔了4颗牙，然后把所有牙都往回收收，为了变成美女呀。”她又笑了，可我觉得那样子挺凄惨的。“钢牙妹”告诉我洗牙是按颗算的，像我们这样比别人少4颗牙的还能省不少钱。

进餐的时候，我尽量回避她的嘴部，可她那里像个黑洞似的，每个牙上都绑着个小钢锭子，嘴唇与其摩擦必定不舒服，所以她嚼什么嘴的动作都很夸张，像个驴似的，当然，我没好意思这么跟她说。我特后悔点了超级至尊比萨，因为有一条绿辣子丝一直挂在“钢牙妹”的小钢锭子上，位置很蹊跷，她自己弄不下来，我也没那个手艺。她为人开朗，觉得这不算什么，照样在沙发上大笑并从不捂嘴。

我觉得我快崩溃了!

## 第10节：地主家也没肉了

地主家也没肉了

周末，一群闲来无事的人约着去山里放风，冯冬笋联系的，50块钱一位，管吃管住。他说了，农村的东西都是纯绿色，而且能吃上新鲜猪肉，大家就算不爬山，吃两天猪肉50块钱也不亏。我们一大早就跟着他出发了，没时间吃早点，开盘山路的时候饿得直眼晕。冯冬笋煞有介事地抄起电话给农家院打电话让安排饭，临了还特意高着嗓门故意问："有肉吗?"然后挂了电话，满脸带笑，目光扫过所有人，美滋滋地重复着："有肉!有肉!"

终于到了地方，一个大爷远远向我们走来问："哪位是冯同志啊?"冯冬笋跟接见客户似的，矮身附在大爷的耳边说："我就是。到您这，您是地主。马上开饭吧，同志们都饿了。"声音不大，却是坚定不移的，直起身子的时候拍了拍大爷的肩膀。在划分完阶级成分后，大爷给身后俩闺女一个老太太使了个眼神儿，那仨女的跟崂山道士赛的，眨眼工夫出现在厨房。

我们一群老小围在一个铺着塑料布的饭桌上轰苍蝇，冯冬笋跟另一位女同志比谁空手抓住的多。在我们跟苍蝇做着小游戏的时候，开始上菜了。第一盘，拍黄瓜，大家边夹边赞，"瞧人家黄瓜就是香，咱市里那黄瓜就没法吃。"第二盘，野菜蘸酱，大家边抓边赞，"多吃这个，这个好。"还互相让。第三盘，拌粉皮，饭桌上明显沉默了。

一大盆米饭冒着烟，桌上六个盘子，只有炒豆角里有几片肉，我们精心把肉挑出来，先济学龄前儿童吃，八岁以上的童男童女连肉丝儿都没分上。冯冬笋挥一挥衣袖对厨房里一闺女喊："把你们地主找来!"大爷应声而到，皮笑肉不笑："哎哟，这位同志，猪肉俺们这儿也涨价了，你们城里人整天价吃肉，来农村不就为吃点野菜吗?你们人少，10个以上能给炖半只鸡。"我指着在座的，问："您这儿有小学文

化的人吗，帮忙数数人数。”地主点头哈腰：“我们这儿小孩不算人。”奶奶的!

我吃进去的野菜一个劲儿往上拱，正要掀桌子，被冯冬笋一把按住。我们坐在饭厅以示抗议，最为可气的是，地主按身高算吃饭的人，我们的队伍里有个二十多岁的女孩一米四几，愣算到不管饭的人数里了。幸亏第二梯队及时赶到，为我们这桌赢得了一碗炖得没魂的鸡。我们都给身高不足一米五的人分了。

冯冬笋让兵分两路，一路西去找鱼塘钓鱼自给自足，一路北上，看山里能挖点什么。乡亲们的棒子是没熟，但凡能下肚的估计那天全给撅回来了。我刚爬几步肚子开始疼，冯冬笋有点害怕问怎么了。我咬着牙说：“你带同志们先走，我要拉。”他把我交给另一个女同志，带人走了。我刚找到一块平地，就听冯冬笋喊：“这儿拉吧，地势不错。你那暴露，我都看见你了。”我一抬头，还真是，几十条腿就在我头顶上。我赶紧提气，接着往上爬，到了他说的地方，一马平川，往哪躲啊。我正犹豫，冯冬笋又喊上了，“到这来，我发现了好地方!”我这个气啊，那女同志拉着我就往上走，边走边说：“你别到哪都要脱裤子好不好。”气得我都快摊地上了，眼看就要提不住气。到了指定地点，我犹豫着四下张望，那女同志催促：“快蹲下啊，你看嘛呢，都来人了。”一个老乡扛着锄头来了，我赶紧藏进草里等他过去。我这肚子刚好受点，就听那望风的女人大声说：“你倒是往前挪挪啊!”我差点一屁股坐地上。

下山的时候那女同志自己带了一队人，据说中途迷路了，半道幸亏看到我留下的路标才找到出口。那些钓鱼的人也满载而归，眼瞅着地主们把买来的鱼往鱼池里倒，只要你钓上来就卖12块钱一斤，人家说了，玩嘛，不就图一乐儿。

我们像牲口一样吃了一肚子野菜回家。以后还是老实在大城市待着吧，好歹还能吃上口肉。

## 第11节：夜店的夜生活

夜店的夜生活

女人容易亢奋，因为今天坐在我车里的仨女的一直在说她们夜不归宿的事。这仨女的年龄囊括老中青三代，都挺良家的打扮，属于到哪儿都捂得严严实实的那种。她们不知道想起什么来了，约好出来吃晚饭，其中一个女的故意不带钥匙，以为晚上不用自己动手开门呢，谁知道，这姐仨越聊越上瘾，吃完了谁都不想回家，大冬天胳膊挎胳膊在马路上消食。又不是初次见面相见恨晚，咱也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她们居然衣服蹭衣服地走了一站地又一站地，后来蹭进了KTV，水也喝足了，夜宵又吃了一轮，大概是《亚洲雄风》、《好日子》这样的歌嚎得有点多，仨女的激动劲儿过不去了。然后，出来接着盘成人墙在便道上晃悠，这一迈步又走出几站地去。据说其间几个人互相碰眼神儿来着，但谁都没回家的意思。

夜里12点的时候，几位走到了麦当劳门口，那儿24小时营业，里面人还挺多，感觉不出当时是睡觉的点儿，跟赶上饭口似的。其中一个女的说，要不咱进去上个厕所，歇歇脚，那俩女的点头。

我一直琢磨，这仨女的大半夜不着家，家里人也不找，丢不丢的都没人惦记。

她们一晚上没停嘴儿，别说胃口，连肠子里都是满的。仨女的也不点点儿嘛，守着一张桌子干坐着轮番讲段子，一个人还没讲完，那俩女的癔癔症症捂着嘴笑，其实笑得特别不是地方，但此时的笑就跟鼓掌是一个意思，不是听得高兴，而是为了让白话的人继续讲下去，多耽误点时间。

又不是曲艺演员出身，会的段子就那么几个，才艺表演完了她们开始比智商，猜点儿，谁也不看表，蒙着来，你说一点我说两点，归齐一掏手机，都三点了。没什么可聊的，几个女的开始点评滞留在快

餐店里的人。我没半夜去快餐店的毛病，所以听见有那么多人大半夜不回家，也不从事任何可疑职业就有点迷惑。

据仨女的描述，泡快餐店的人，年轻点儿的，都是配着对儿来的，坐的地方本来挺宽敞的，可俩人非往一块挤，在那一晚上你摸摸我，我胡噜胡噜你，俩人跟刷浆似的，手上那点油全蹭对方衣服上了。也有人拿这儿当自习室的，扑腾一桌子课本，看不了几页就趴桌子上睡觉，那么亮的灯不觉得照眼，歪着脖子能打出呼噜。有个盘腿聊天的女人很传奇，大腿上除了黑色网眼高筒袜，就是从网眼里露出来的肉，再看上面，严严实实围着一件羽绒服，室内温度那么高，这女的愣是捂了一夜，估计都从下面散热了。

有一对男女没互相刷浆，因为那女的手里一直忙乎，她在织围脖，粗毛线绕在小手指头上，一下是一下地织，动作很麻利，机械手似的直晃眼。再看上面，人家表情自若，该聊什么聊什么该看哪看哪，手跟长在椅子上似的，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男的，就傻子赛的看着女的织，偶尔换个姿势，接着坐着。天蒙蒙亮的时候，围脖愣织完了，女的把那上吊绳子似的东西交给男的，男的围脖子上，甚至没多看女的一眼，推门走了，就像他坐一夜就为定做个围脖，很奇异。

有一位大哥，这一晚上不少消费，一会儿来杯咖啡，一会儿来杯红茶，也不睡觉，平均每隔一小时在店里转悠一圈，目光涣散，一只手在胸口处挠，一只手在后背蹭，时不时还把衣服撩起来抓，因为衣服掀得太高，肥肉有些扎眼。

可算熬到天亮了。洗手池子那儿人多了起来，一个女的跟在家似的，打开水龙头就把脑袋探进去了，一把洗手液往脑袋上一抹，没五分钟，洗完头了。紧接着洗脸，因为后面又有洗头的，所以她往旁边侧了侧身子，但人依然屹立在镜子旁边，她开始往脸上涂面膜!觑着一张跟鬼似的大白脸，落座，等着面膜干。

这哪是快餐店啊，跟火车站候车室似的，也不知道待这儿的都什么人。仨女的一合计，以后不管多晚都回家，受不了这刺激。

## 第12节：温泉池里的孝子

温泉池里的孝子

洗澡这事挺隐私的，但前几日刮着西北风被几个人拉到一个背静处，停车一看是泡温泉的地方，咱这么规矩的人从来没洗过那个，站那就有点蒙。还是冯冬笋行，小手包往胳肢窝底下一夹直接往前台走，我看他那小脚丫子就来气，一男的，愣用一双38号的脚支撑大胖身子。我们这些人一拥而上，知道以冯冬笋的性格绝不会自己花钱。果不其然，拉链一开，打里面抽出一沓子免费券，票贩子似的。

大厅里那些人啊，全都混乱地站着，乍一进门以为春运开始了呢。我一直在作着心理斗争，泡还是不泡，照这规模得多少坑才能把这么多人扔里呢，别回来穿游泳衣寒风里站着等热水再给冻成冰山上的来客。我一边打退堂鼓一边跟着人溜儿走，到前台，服务员有点惊了，这捞钱的大好日子怎么来这么一帮不花钱的主儿。“您多少位?”脸红扑扑的服务员抻着脖子往后看。老冯拍拍柜台：“我们人都在这儿，票绝对富余!”他出手阔绰，五个人用30张票。我撕下一张一看，敢情是最后一天不用就作废了。这才符合冯爷的习性。

眼看着这几个人就得向左走向右走了，我也跟着几个女的一闪身进了更衣室，那些女的看来早就得到消息了，包里装着游泳衣。只有我，除了穿着衣服，连钱都没带。有一个漂亮姐问我怎么不脱衣服，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里面跟传统澡堂子没什么区别，我坐在换衣凳上尴尬地看着那些女的在我眼前把自己脱得光溜溜的，再把自己塞进游泳衣里。我发现衣服真有美化人的作用，跟攥馅儿似的，什么形状由使多大劲儿决定。

等那几位姐姐更完衣，我陪她们一起出去，结果被一姑娘拦住：“我们出入只能穿统一服装，请您换完衣服再出去。”我，一个不泡温泉的女同胞居然被要求必须换上游泳衣，晾着胳膊根儿和大腿根儿才能往外走，还拿我当同胞吗?怎么跟731部队似的!我好说歹说，外

加央求都不行，立刻大怒，找来经理理论，最后说外穿白毛巾大氅方能允许我出入。我立刻回更衣室拿了那东西套在羽绒服外面，打扮跟孝子似的。

后来我才惊叹我是多么的明智，那小水池子里面全是人，都跟鱼虫子似的把着边，那些自鸣得意有地方站的居然还把自己大腿伸出来一条让它在水上漂着，所以，除腿以外的地方全插着人。这是水里的，池子外面还围一圈呢。据说温泉的水是一个池子比一个池子热，所以每个人要从温度低的池子泡起，不能直接往沸水里蹦。那些胆子小守规矩的，都在这第一个池子边上围着呢，冻得蜷着身子在那倒脚，要有一个人上岸，那位屁股还没出水呢，这边人已经插他那个空里了。大家团结得格外紧密，全都肉贴肉，面对面，一层脑袋漂浮在水面上，身子都缩水里去了。

如同蘸糖堆儿的几个工序，我眼看着我那几位男女朋友，很狼狈地从一个池子里挤出又哆哆嗦嗦地往另一个池子里挤，冯冬笋那身被“煮”红了的肥肉在寒风里直颤悠，那些女同胞个个都跟贞子似的，耷拉着头发往外爬，我负责用“孝服”裹起她们护送着进另一个池子，要不这样在外面干吹非发烧不可。我就纳闷了，好好在家把浴缸放满水躺着去吧，非跑这旷野荒郊在坑里泡着有什么美的，水都跟人肉汤似的，撒把盐就能喝了。

这些泡美了的同胞从水里出来各个都说头疼，估计是被风吹着了。到我们出来的时候，人已经更多了，女更衣室的柜子、“孝服”什么的全没了。

## 第13节：挠挠

挠挠

马三立的一个相声我记得特别清楚，大致意思是，一个人也不哪儿痒痒，去看病，归齐郎中给了偏方，倍儿神秘的小纸包，一层又一层，最后就俩字——“挠挠”。我们都是到处花大价钱求小纸包的人。

钱少那会儿，人也安分，一张存单能放好几十年，转存来转存去，到最后还能捞着点利息，也没人嫌少，总比放床底下被贼惦记上强，大家都这么想。可近几年不成了，连安分了一辈子的老头老太太全要投资了，而且个个成了行家里手，没事就互相介绍经验。全国人民一下子全走上了致富路，养老钱都拿出来买基金了，还有炒股的。胆子大，步子快。可连那些整天在电匣子里忽悠大家赶紧投资以小搏大的股评家都没想到，中国股市一下子变幻莫测，跟百慕大三角似的，把钱吸走就没影了。

最后落手里的，就俩字——“挠挠”。

投资有风险，花钱要谨慎!

现房正在盖

前几日陪赵文雯去大商场买东西，刚出来就被人尾随，突然，一个小姑娘跟美猴王似的描眉打眼拦住我们的去路，说时迟那时快，抓了一把传单就往赵文雯胸口扔去。赵文雯幼儿园时期练过几年花拳绣腿，所以反应也很敏捷，出手往上一捞，一大把全抓住了，没一张掉的。等我们怒目而视，美猴王又往我怀里掖了一份，我紧着说“我们一式，我们一式”，才把那些烂纸还回去。美猴王很大方，挽着我的胳膊往边上的一把椅子那儿拽，几乎是把我推椅子里的。然后特神秘地弯下腰翻开一个大画册，压低了声音问：“海景房，能升值，现在才一千多一平米，带你现场看房，要吗?”她脸上抹的那些粉都蹭我脸上了，我一躲，她赶紧用汗津津的手给我往下胡噜，一点儿没觉得倍儿对不

起我，还连声说：“没事没事，我用的是倩碧。”那意思蹭我一脸还得认便宜，要不我往哪抹那么好的化妆品去。

画册上的房子确实挺漂亮的，可我怎么看怎么不像中国，跟夏威夷似的，远处还晃悠着几个老外。但美猴王描绘得很诱人，她说全市这么便宜的房子太少见，买了就升值，跟开采金矿似的。而且旅游季节往外租每天就能收500左右的房租，两年之内保证翻数倍。最关键的是，人家带你去看房，每人交100块钱就行，两天，管吃管住，捎带脚还拉你去旅游景点逛一趟。一看赵文雯那眼神，明显动了心思，我觉得她倒不一定要买房，估计想蹭趟旅游。她话也见多，问房型问朝向问物业，连停车位都问到了，倍儿豪爽地把手机号交代出去了，扬言说请我，然后死死抱着那些烂纸，比捂钱包的劲儿还大，我们就回家了。

想贪便宜的人还真不少，一大早，三辆大轿车停在路边，一群老头老太太，像我们这么风华正茂的还真少。每人领了一个面包一根儿童香肠就直奔着有海的地方去了。车开了将近10个小时，因为错过了上厕所的机会，只能死扛，但司机跟故意似的，专拣坑坑洼洼的地方走，颠腾得我丹田气都快散了。为了防止震荡，我用脚使劲蹬着前面的座位让自己撑着点，然后死活恳求赵文雯跟我说话，能转移点注意力多扛会儿。

终于到了传说中的那个地方，据说房子都在那囤着。可到那一看哪有房啊，工地上都没什么人毛儿。有几个老人当即就说不想买，售房的倒也干脆，也不管这群人了，反正车是我们的，这地方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40公里。大家都禁不起吓唬，一再保证回去就签合同，才被拉着又去了几处他们推荐的海景房。哪有现房啊，有的才打地基，我问站我旁边的推销员：“你们的现房呢?”他很客气地说：“现房就在这，这不正盖着呢吗?”我晕，现在盖着的房叫现房!

反正我们从来没动过买房子的邪念，只是报着开眼界的心思来的，就想看看啥叫海景房，原来在海滨城市盖的房人家开发商一率叫

海景房，你看不见海，那是你脖子不够长。赵文雯说：“开发商都是劫匪。公民的权利本来就拥有土地，现在人家把地圈起来盖房子让你买，你把下辈子的钱都透支给他，人家也只让你住70年，你说要是寿命长点的，临了没地方住给轰出来了，还不得气死。”我说：“那咱死屋子里，让他房子贬值卖不出去。”一个老太太在我们旁边：“呸呸呸，可别瞎说，这太坑人，咱可不能买他们的房。”

晚上，一群投资者被拉到一个洗浴中心，被告知费用自付，赵文雯第一个就急了，她说的什么我还没听清，带队的就又把我们拉回售楼处，让在那将就一晚上。人生地不熟，一群人暗气暗憋。

数月后再经过那商场，美猴王还在上蹿下跳地拦人推销，我接过图片一看，这回改山里的大院子了，怎么房子都跟他们家自己盖的似的，想卖什么卖什么呢?

## 第14节：赶上什么算什么

赶上什么算什么

昨天在人流中发现一女的，因为她穿得太各色，大夏天，长衣长裤，还都是黑色，包和鞋也都是黑的。艳阳高照的下午她一身夜行衣坐在操场旁边的长椅上，我过去一看，是我同学张小芽，她要脸蒙黑纱再点个痦子就跟《雾都孤儿》里那神秘老太太似的。我过去抓了一下她的乱发，倍儿意外地，她都没回头看，直到我喊她名字，她才斜视我一下缓慢地说："哎呀，你就别站后头了，以为我还得站起来追着你打闹啊?快坐吧。"我很自讨没趣地坐在椅子的另一侧。

张小芽跟我说，有一天她儿子中午在幼儿园睡多了晚上睡不着，俩人聊天，她儿子问她，你最爱谁，张小芽当然得说"最爱你"，然后儿子锲而不舍地一句话问八百遍，张小芽呢，闭着眼跟催眠似的按她的喜好排着序，一个多小时，连家里的牙膏手纸都算在被爱的对象里了，实在想不起什么来了，张小芽把眼一睁，对儿子小怒道："睡觉吧，我爱的全说了，没我爱的了。"她儿子沉吟良久，忽然在黑暗里问："妈妈，你怎么没说爸爸呀?"张小芽突然意识到，她把家里犄角旮旯里平时用不上的东西都想到了，但一大活人愣给忘了，而且忘得那么干净彻底。

当年他们的婚姻很让人羡慕，一个死追活追，一个把石榴裙弄得跟孔雀开屏似的，眨眼的工夫就放下了，只为那么一个男同学送秋波。当年偶遇这位男同学正好他踢球归来，趁热还蹭了他一瓶汽水，那时候恰同学少年，一仰脖的工夫，他说了好多对未来的美好规划，我觉得张小芽这闺女真长眼，这么不错一男的就给降伏了。那时候众多埋在阶梯教室里以为学习好就有好工作的低智商女同学尚没开化，以为自己个个都是池塘里那一朵莲花，傻等型的，眼巴巴盼着谁能抬腕子把自己给摘走。就算有风也不摇曳，怕别人说自己招摇，硬挺到池塘边压根没人了，开始绝望。有忽然醒悟的女同学，立刻不当莲花

了，跟庄园主似的，找块儿地就挖。都有把子力气，往手心上吐两口唾沫就开始干活。给男同学洗袜子的，抄笔记的，买早点的，送手表的，简直撒遍人间都是爱。可那些男同学跟口枯井似的早就被人开发完了，或者压根就没水，你没黑没白地能挖出什么来啊，铁锨都卷了边了。更有一根筋的，特别执着，一般人这儿挖不出水，换地方再挖，她不，死守一个地方，一米是它，十米也是它，反正就不走了。最后挤对得井自己都说话了，“我真没水，你快点走吧。”这还一步三回头，死气白赖地看呢。

所以，张小芽相对我们这些开化晚的是多么幸运，她可赶上好时候了。在我们拼死拼活一边为找工作发愁一边为找对象急眼的时候，人家婚纱摄影都摆屋里了。房子买了一处又一处，一共两处，车买了一辆又一辆，一人一辆，自己的公司开得也小有规模，接的单子全是老外那儿的。男同学依然信守当年的诺言，没外遇，准时准点回家。而张小芽呢，换了比以前更好的工作，有了孩子，生活更丰富了。怎么看都看不出问题来。可是一次同学聚会上，男同学唱了首当年他俩对唱的歌曲后甩了句：“从Mary到Sally和Ivory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张小芽也说：“现在的日子真无聊。”俩人都说没感觉了。

感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很多人的婚姻都在以沉闷的方式继续着，各忙各的，早就忽略了另一个人的存在，就像家里的摆设，因为放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从来不挪动，所以，我们总忽视它的存在。

无论是井还是莲花，我们当初是那么努力地苦苦寻找，而最后，找与不找的结局其实一样。

跟谁过不是过

最近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忽然冒出来，说马上要远赴日本当家庭主妇，我很不见外地问：“你要嫁的是你爱的那个吗?”她说不是，我接着问：“那是爱你的那个?”她说对。我很八卦地纠缠：“你为什么不跟那个你爱的过呢?他还没离婚?”我那朋友说：“就算他离了也没我的份

儿。还不如嫁别人呢，跟谁过不是过啊，结局都一样。”那一刻起，我就倍儿佩服她，看透彻跟豁出去其实就是心态不同。边走边爱式的人生到处都是，老外那儿现在又兴SOLO了，专家撂话说，“一方面，人与人结合的愿望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社会那么强烈，那么理想化；另一方面，渴望结合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苛求。作为这两个矛盾的折中就是大家不组成一对，而把结婚甚至同居推到愈迟愈好。”人家干脆就不组成家庭，也不整天泡一块儿同居跟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似的，老外SOLO，就是找一两个固定异性当好朋友，说说心里话。

都说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是一个萝卜两个坑，一个萝卜三个坑，还有的光坑没萝卜。都是单身，谁急?女的急呗，大到四十出头儿，小到二十左右，挖了十年以上的坑了等不来萝卜。要不女青年怎么连爷爷辈儿的人都愿意嫁呢?那些老头跟旧社会的老地主似的，七老八十抱儿子还特美，也不嫌丢人，往上倒几十年，这就是流氓罪了。

我那个朋友打小就明智，一屋子人，她一进去就能知道谁是老大，对人家笑脸相迎，这回想明白了要学老外SOLO，嫁哪儿都行，也不耽误心里有别人，再说了，整天待一块儿，就算再腻也有烦的一天，干脆，各过各的，不都说相见不如想念吗，有人惦记就不错了。让我这朋友死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她上赶着哪个男的都吃亏，现在男的稍微长得好点儿，工作体面点儿的，肉上贴毛比猴都精，吃软饭绝对不含糊，就算吃不上软饭也得算计着怎么才能不让女人占了便宜，绝对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爷。女人呢，也是贱，男人都混成老爷爷了，还愿意嫁，我都不能想像，这家人过年怎么过啊，辈分全乱了，孙男嫡女一张嘴自己都觉得抬不起头见人，这能怨人家老爷爷吗?不能，得怨咱家闺女，吃错什么药了，还是只图衣食无忧就等着靠命硬赚丧葬费呢?

这年头，女人想要的，男人也惦记，这才叫男女平等呢，凭什么必须你靠我穿衣吃饭啊。谁不想空手套白狼，那些年轻的小闺女想得明白极了，那些男的也不是傻子，都愿意找个有钱的主儿，这辈子能

少了养家糊口的麻烦。婚姻的实际跟爱情的虚无产生撞击，看谁劲儿大了。现在人结婚就跟找合作伙伴赛的，精力都用在激励合作伙伴共同奋斗实现伟大目标上了，谁还有心思整天惦记合作伙伴今天吃得好不好，睡得怎么样?弄得都跟公司合伙人似的，除了战略目标没别的，挣不挣钱的茬远比爱不爱你的茬重要。

我那朋友一直说自己觉得没结婚的人，才是见多识广的，人家那是看透了，与其一会儿进一会儿出地穿呼，还不如就这么待着呢。但她还是嫁了，还跑那么远，问其原因，说因为父母整天张罗着让她结婚，为了孝顺结婚得了，反正去那么远，自己幸福不幸福他们也不知道。

我忽然就觉得很悲哀，为什么我们在可以自由追求爱情的年代，能得到的却越来越可怜，我们对未知没有底气，那些萝卜和坑晾晒着，直到有一天萝卜成了干儿，坑被浮土填平。

## 第15节：无处落脚

无处落脚

北京真是好地方，人气旺，一出火车站眼都花了，全跟瞎蛾子似的，你不动都有人往你身上撞，想出站得辗转腾挪有把子力气。无论往哪个方向走必须随大溜儿，下半身都是迟疑的步伐，再瞧上半身，一个一个都探头探脑东张西望，谁也快不了。天桥被拦上了，在扩建。得，也别过马路了，在这边打车吧。可你想站住，没门儿啊，后面人推着你往前走，他们想去哪能把你推到哪，早知道穿滚轴鞋来了。好不容易推了我两百米，后面的人稀了，我被撂在人行横道边上。

刚想看看方向，一个穿浅蓝制服貌似协管人员挥着手大喊："后边站着去!这不让过马路!"我退了两步，他就不喊了。我到出租车固定的候车站等着，居然没车。首都的出租规矩，人家不是哪都能停，得跟等公共汽车似的在一个地儿老实待住了。一会儿，车来了，老远就有人奔过去，张着俩手往车前一挡，一点儿不害怕，估计寻短见习惯了。车没停稳，拦车的就把后备厢给人家打开了，包袱往里扔，甭管你愿意不愿意，拉门上车，反正我占着座了。好么，全跟劫车的似的。

这哪是打车啊，整个是抢车，一辆车没停稳，呼啦围一群人，看谁利索谁先占领副驾驶位。无论男女老少全是练家出身，身形那叫快，差不多都练过硬气功。一老太太从我身边跑过，她带起的风把我晃了一趔趄，车要不及时停那儿，估计连出租都给撞瘪了。

我站了二十分钟也没打上车，这时候，一位五十来岁的壮士边走边喊："有需要拦车的吗?十块钱拦一辆!"要不是因为太晒，我就多站会儿了，这跟"天桥"似的，要有人能一边吞大铁球一边拦车我就花这十块钱了。

打算过马路到对面打车。进地下通道一看，这地道里面也在修，给堵死了，想过去，只能把墙撞倒。最后把心一横，坐地铁吧。这里面人都糨了，地铁一趟一趟倒是挺快，可上得去吗?肺活量小的都得背着氧气瓶，人与人之间就脖子那点缝隙，脖子稍微粗点儿的，估计你连亮儿都看不见。坐地铁跟闹革命似的，你得有决心有信心，甭管多少人，只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前面有谁算谁，别管下车的还是要上车的，全往里推，这样才能保证你可以上得去。想斯文地上车，你等着去吧，睡一觉睁眼还那么多人。

我冲了两次都被没冲进去的同志带下来了，这些人也是，自己上车还拉别人衣服，以为参加幼儿园活动呢。最后终于上了一辆，旁边一个年轻的孕妇紧紧拉着拉环，身体晃晃悠悠，再看她面前这些坐着的人，定力真高，无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眼睛要不茶呆呆看一个地方连眼睛都不眨，要不就闭着眼装瞎，谁都没让座的意思。上车下车的人从她身旁蹭着过，占着座的还得意地招呼自己的同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提前下车。人能做到对老幼病残孕视而不见也是一种本事。服了。

正走一个地下通道，忽然，耳边跟着一个低哑的声音：“算卦吗?”吓了我一跳，一位仙姑倍儿阴森、眼睛直勾勾盯着我，边走边算开了，我急忙说“千万别算”，她又问：“住旅馆吗?”嘿，业务范围还够广的，我拒绝了她的好意，脚下一使劲赶紧走了，心想，怎么满马路都是高人。

我们曾经那么向往大都市，然后一股脑儿冲进来，才发现这里不是我的家。佩服那些能扎下根的人，就如同佩服那些对什么都能视而不见的人一样，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大都市的主人。

## 第16节：是调戏是开车

是调戏是开车

我现在挺憷头开车的，光罚款一年就得小一千，你都不知道那些电子眼和小肉眼儿藏在哪儿，明摆着马路边上也没竖不许停车的标志，等你战战兢兢地把车停在别的车旁边，前脚下车，后脚就有人往你雨刷上别条儿；挺空旷的一条奔郊区的路吧，一块特小的牌子上写着“30”，还跟脖子落枕一样往后面扭，看不见就算你栽；不显眼的路口经常有人埋伏在车里，举着个相机啥的等着，咔嚓一下就一百块钱。等你哪天上网一查违章记录能吓你一跳，回忆去吧，下次就长记性了。这感觉如同被调戏。

我不开车有一段时间了，可赵文雯忽然大早晨出现在我面前，说去北京有急事必须走，朋友那么多年了，就算把车扣了，也得把她送过去啊。天津还好说，一下高速我就开始嘀咕，只要我一踩刹车，赵女就开始急眼，在那咂嘴，吱吱地，弄得我这紧张。终于她说话了：“你怎么不安个卫星导航系统?”我心话，我这车又不发射导弹，平时也就接送童男童女用，导什么航啊，但我没说话，出声就属于抬杠了，人家亲戚病着，时间就是生命。豁出去了，双闪!我的破捷达眨巴着黄眼睛一路战战兢兢上桥下桥，赵文雯问路的长途电话打了不知道多少，在夜幕来临之前终于把她送到了地方，那么冷的天，弄我一后背汗。

到是到了，回怎么回呢?去的时候我就告她，注意看马路边的参照物，她呢，打电话发信息，好不容易把眼睛从手机屏幕里拔出来，还分析上人家迎面大楼的风水了，还跟我拧，说什么：“不用都记住，关键记住几个就行。”回去就蒙了，那些“关键的”都离老远，赵文雯跟熊瞎子似的，就记住了最后一个参照物，越开越没根，而且白天能看见的建筑物，到晚上没亮起来，看哪儿哪儿陌生。

我说把车停下来问问吧，她说，慢点开，我打电话问问。拨号的时候，我们就过了下主路的出口，她这电话打个没完，我也不敢随便停车，在二环路上跟着别的车转圈。突然，她发话了，“停车，赶紧掉头!”赵文雯以为是她们小区门口呢，全是往前的路。我把眨巴着眼睛的车停在紧急停车道上。赵文雯去问路了。

她首选的是公共汽车站。先让过一溜一溜不减速的自行车，然后发力猛跑。车站一点不人性，是半封闭的，她在站牌后面，面对的都是后背。赵女伸着拳头砸塑料挡板，好不容易有人回头，她还没开口呢，汽车来了，人跟变魔术似的，全没了。赵文雯往我这边看看，又选中了汽车，见她再次发力，冲到车道上，也不拦车，让你过够了，等堵车的时候有出租停下的时候她敲敲人家玻璃，笑容可掬地问路，一会儿，见她用自己的小皮鞋踢了车轮子一脚就跑回来了。我开车门还没下来，赵文雯怒气冲冲说：“我问他怎么掉头过马路，孙子告我打车!”

第二阶段她取暖，我去问路。我首选一位站路边的老太太，估计本地人，老人应该热心。大娘愣愣地看着我：“哦，你要过马路啊。不走桥上就走桥下。”嘿，我头发都竖起来了，这不成脑筋急转弯了吗，前面就一个桥，哪有出口啊。我又奔另一对老人，人家真热情，让我把车先开出来，进胡同就能出去。那胡同进口就画着汽车禁行的符号，我说能进吗?大爷一口咬定：“能进!”我说这不让汽车进啊，他说：“没事，没警察，你进去，我给你在后面看着。”天啊，就算有警察罚也会在出口罚，看后面有什么用，我又没偷谁家东西。

在我睁着死羊眼跟大爷矫情胡同问题时，赵文雯又拦了个清洁工。我奔过去，那师傅真有耐心，讲了五回怎么过桥走了，我们越听越迷糊，师傅情急之下在我车盖子上画了个王八，然后说：“你们看现在的桥了吗，三个爪，你们要找的是五个爪的桥，俗称王八桥，你们从那个桥绕回来……”他正说着，一个人扒拉我，“你们去哪啊，我看

你们在这半天了。”我说了目的地，这位客官说：“我也要去那，省得打车了，你们顺路把我放下就行，我带你们掉头。”

活雷锋下车后，我跟赵文雯在车里发誓，以后不开车了，被调戏够了。

## 第17节：屁孩

屁孩

听小孩们总说奥特曼，我以为得是多好看的电视剧呢，在网上一看，制作得那个次啊，不过是穿着太空服挥挥胳膊能跟胶皮怪兽打斗一下的年轻人，他还不是总能赢，远不如铁臂阿童木呢。可无数小男孩都道听途说地崇拜奥特曼，“神光棒”、“激光枪”超市里卖多贵都有人买。

我对孩子充满好奇，尽管我曾经也是这样嘬着手指头长大，但对自己毫无记忆，仿佛是一扇门，已经上锁了，你回不去，因为离开了太久里面发生了什么也只剩下了忘记。土土一岁多那会儿对着电视里的天线宝宝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我始终弄不明白他看懂了什么。那些胖身体一会儿站一会儿躺，再互相抱抱这集就完了。可土土要求一遍一遍地看，每次都跟着笑，我就纳闷了，这孩子笑嘛呢?这还不算完，晚上还得拿着天线宝宝的书给他讲，我很茫然，不知道怎么讲，因为要故事没故事要情节没情节，讲哪儿呢?

当我尝试着放下自己所谓对意义的考量，放下我那些被多年教育形成的思维模式，我发现了童话世界的美好，它们简单地说就是一幅画，美妙就足够了，不再追问这个故事将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能在老外的童书里目睹更多这样的简单，他们把想像空间最大限度地交给孩子，而不是由讲故事的人填满。

我们是幸运的，成为一个人的家长，然后可以每天目睹生命成长的过程，在观察中自己感动。床边一本又一本童书就是通往梦想天堂的梯子，我们和他们一起攀爬，去采摘挂在天上的愿望。

有你就足够

每个孩子大概都好奇自己是打哪来的，他们整天看《动物世界》，也会略知一二自己的出处，除了从蛋里往外孵就只有胎生这么一条路，既然妈妈们一口咬定孩子是从自己肚子里来的，他们也就不

怀疑了。我很庆幸当年在小腹上留了个刀口，铁一样的证据，你就是打这儿出来的，为此我肚子都破口儿了。因为这一道疤，土土认为我倍儿行，因为他都上中班了却从没见过谁肉上有这么长的刀伤，觉得我比给他们幼儿园盖食堂的一个民工叔叔都“行”。有一天问我：“妈妈，你说是谁有伤谁就显得能耐吗?这算不算苦肉计?”好么，拿伟大母亲当玩死签儿的了。

孩子真是个多动的活物儿，就跟大风天忘了关窗户似的，片刻，你再看这屋，没法下脚了。他们也不哪来那么大的精神，再苦再累都不睡，非耗到咣当倒那就能着的地步才行，撑几个小时那简直不叫事儿。跟我探讨苦肉计那天就是，我拿着两大本童话书身先士卒地躺在床中间，手一拍示意冬哥春妹躺下。俩人还在床上蹦说：“我们不看!”专门打狐狸的猎人还看不出你们的小心思，我声情并茂开始读故事。春妹先动摇，抱着枕头一屁股坐下对我说：“我不躺着，必须坐着。”春哥一会儿也蹭过来：“我必须穿鞋，我们都不睡觉。”“对，我们都不睡觉!”俩人跟演戏背台词似的挺坚决。他们就跟睡觉有仇似的，我又不是拍花的，还能趁他们眯瞪把俩人卖了?我没理这套，心想，俩人早晨起个大早，公园动物园地跑了一天，体能消耗也够戗了，估计念一本就能把俩人放倒。

我都念完一本了，童男童女一点没睡的意思，赶紧续弹药，再来一本!躺着躺着，我都念串行了。冬哥那边没了动静，春妹还跷着二郎腿坐床沿上呢。我咬咬牙，再来本厚的，全是字，一行一行念。念到少半本的时候我眼皮直打架，意识里似乎两边的小孩都不怎么动了，就全然闭上了眼，然后我听见耳边有人小声说：“哎，她已经睡着了，咱下地玩去吧。”虽然闻其声，但我把心一横，你们不睡我睡，我已经来不及醒了。

再被这俩小祖宗的笑声吵醒的时候，一人端着把大号水枪，估计这一小时水表跑了不少字，再瞧那一地的水啊，都漫屋里来了。衣服都跟游泳衣似的，全贴身上，就差拿大盆互相泼了。过道一面落地的

镜子算倒了霉了，俩人一边往上面射水一边拿手抹，冬哥还认为这是在做好人好事为人民服务，他提议说：“给镜子打点肥皂就更干净了。”春妹领命，舒肤佳、力士、雕牌，洗手液、洗洁灵都摆地下。搓澡巾，上!一声令下，俩搓澡巾上下翻飞，我这鞋还没穿好，多半截镜子已经照不见人了。我大呼：“住手!”俩孩子以志愿者的姿态站得笔直说：“我们打算一会儿下楼给你擦车，回来帮助爷爷逮蟑螂。”

我轻手轻脚，踮着脚尖用小碎步往干的地方滑着走，生怕一个跟头把我扔地上。终于到了安全地带，我双手叉腰，彪悍地对俩义务劳动的小同学喊：“我限你们五分钟之内立刻把镜子恢复原状，否则，冰棍，甭想!夹心饼干，甭想!螃蟹，更甭想!”两人开始对视，认为问题比较严重。冬哥迅速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垫板，往镜子上刮，他也不打哪学的这招，但垫板太硬，边还不直，跟跳霹雳舞似的，只有动作，啥用不管。再瞧春妹，跑进厨房，只听“嚓”一声，不知道把什么给撕了。我伸脖子一看，是过期报纸，会过!团成团儿就往镜子上蹭，不一会儿，纸渣全满了。俩人又跟择鸡毛似的往下捏，捏完了甩，甩不掉的直接往裤子上一蹭。

最后还是在我主动请缨参“战”后结束义务劳动的，然后俩?又乐此不疲地加入包粽子的行列，春妹还被江米迷眼了。

经常想，当年这刀真没白挨，有他们，生活有了多少乐趣啊。

## 第18节：哪儿的孩子就得在哪儿养

哪儿的孩子就得在哪儿养

如今当家长真不容易，孩子小的时候全跟鱼鹰似的，叼点儿什么都得先扔窝里，得济着孩子。好不容易孩儿们都长大了，能直接从咱嗓子眼儿里掏东西的时候，我们又开始操心别的。拿小石来说，她最看不惯那些童男童女脑子里没钱的概念，喜欢什么要什么，也不想想家长怎么挣的钱，以为赚钱跟打枣似的，竿子一挥就往下噼里啪啦地掉呢。所以平时小石总给儿子讲苦大仇深的故事，讲那些上不起学更没有玩具还经常被狗咬的孩子，她儿子也对得起她，抽冷子翻翻眼睛跟他妈妈说："把他们都接咱家来吧，咱家有的是钱。"小石气得都快咬舌自尽了。但这也启示了小石，她决定找个穷地方教育儿子一下。

交通便利的穷地儿还真不好找，我们托关系找路子，才找到一家不怎么富裕的，小石带着儿子就去了，估计人家为了迎合我们的需要把值钱的东西都转移走了，脸盆都得算大件。老乡家有个男孩跟小石儿子的年龄差不多，两岁半。他光着脚丫，脸上皴得都是小口儿，鼻涕亮晶晶地挂着，快到嘴唇上的时候，猛一吸，被拽回去，如果吸的频率稍慢一些，就得用手背帮忙，迅速抹一把，然后顺势往裤子上一擦。这孩子据说五行缺火，家里给他起了个小名，叫烧烧，太绝了，一般文化人都想不出这么有创意的名字。小石兴冲冲地拽着儿子进了烧烧住的那屋，搁心软的都得掉泪，也就能算个窝。孩子明显感动了，没一会儿就开始在院子里撒大泼，小石抱着心爱的宝贝一个劲儿劝，特别温柔、特别慈母。儿子终于把气儿倒利索了，断断续续好不容易连上句整话："这儿太好了，我不回去了，我要跟烧烧一起玩。"

要说人家烧烧，整天跟刚从地里钻出来的土蚂蚱似的，困了就自己爬床上睡觉，不刷牙不洗脸，哪有土掸一下，特别纯天然。人家醒了就在墙根底下玩泥巴，没人逼着学钢琴、画画，也没人跟他说什么英语，人家想上树上树，想下田下田。小石儿子以前崇拜解放军，现

在崇拜烧烧，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学拿木棍子打野狗，学用弹弓子射鸟，脚上不但不穿鞋，连袜子都扒了，绝对的入乡随俗，抹鼻涕动作都跟烧烧一样。睡觉前小石得拿着刷牙缸子满院子追，这孩子连手都不洗了。才两天工夫，小石儿子出落得跟“魔鬼胡安”那电影里的小黑孩子克里布利似的。

农村孩子全是放养型，天亮跑出去玩，天黑知道回来。烧烧那小手一伸出来，跟戴了一副黑手套似的，脏手指头在嘴里出出进进，可人家就是不生病。克里布利到哪儿都迷路，口袋里还煞有介事地放着一个指南针，箭头在里面转，可连他妈都说不清哪边是北。克里布利刚放养两天就开始发烧，这坚定了小石多待几天的信念。因为她想总结一套科学的育儿方式，放穷地儿养孩子没准能让克里布利自立一些，这不，自打整天跟泥巴熬膘，儿子从来没念叨过奥特曼和蜘蛛侠。

烧烧体格是好，放地上就跟脚底下踩了风火轮似的，转眼人就看不见了，一天下来，只能拿他身上的伤来确定这孩子都玩什么去了。烧烧挺气壮山河的，一口气能吃六根冰棍，吃完自己特有根地对妈妈说：“咱上医院打针吧。”还有一次，烧烧姥姥大概态度没拿捏好，把孩子的小暴脾气激起来了，烧烧多艮啊，随手在桌上抓起一块五就塞嘴里了，姥姥直求饶，好不容易用巧克力哄他张开嘴，拽出一张一块的，那五毛硬币他一扬脖子就进去了。下水道还有拐弯呢，这嗓子没挡板，直接就进肚子里了。要咱早去医院了，人家父母跟白求恩似的，沉着冷静地去地里摘了一菜篮子韭菜，把韭菜系成扣儿，让烧烧愣往下咽。孩子还真哏，也不喝水，凭唾沫就把韭菜送肚子里去了。烧烧每拉一次，父母就蹲在尿盆边用小棍扒拉找那五毛硬币。这场面可把小石吓坏了，带孩子转天就走了。

据说烧烧一个月后才把那五毛钱拉下来，而克里布利在穷乡僻壤养成的坏毛病两个月才扳过来。小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哪儿的孩子就得在哪儿养。

## 第19节：哪儿都不如家

哪儿都不如家

被朋友撺掇着也携带一双童男童女奔赴香港，因为那儿有个叫迪斯尼乐园的地方，走前我还问了刚回来的兄弟姐妹这迪斯尼是不是像咱这儿的乐园赛的，所有游艺项目都跟太空训练营似的，一上去就得转，晃荡迷糊了再让你下来，答曰“不是，里面很大，‘且玩’呢”。

下了飞机我们即刻去融入香港的市民生活，几个人扒着大巴的车窗瞪着眼往外看，从服饰和精神面貌上分析，除了视线里经常蹦出几个老外没瞧出太新鲜的。再瞧那小马路，跟最早的和平路似的，那地方，你就不能抬头看，一抬头都能掉眼泪，那破房子都赶上以前的南市了。挺高一栋楼，跟拿纱绷子缠上似的，全是小脏窗户，别要求楼间距了，能露出个缝儿就不错。

童男童女抱着怀疑的态度问“这有卖玩具的吗?”，我也挺心虚的。我们住的地方还算不错，房间俯视着维多利亚港湾，视野开阔，一会儿一架飞机、一会儿一艘轮船从我们眼前过，俩孩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在外飘窗的台子上直蹦，惊呼：“这是模型比赛吧!”我都怕他们一脑袋把玻璃撞碎再掉下去，死死抱住童男童女们的小腿儿。

不一会儿，这俩孩子说饿了，我们就混在香港市民中间一起去觅食。童男认字多，指着前方大喊“头!”，我一看一个小牌子上面有俩字“馒头”，我们跟三毛一样，扒着人家橱窗一看，小笼屉跟我们家盘子那么大，里面就俩馒头，个头儿也就是咱这普通馒头的三分之一，快赶上“旺仔小馒头”了。我问：“怎么卖的?”店主听不懂普通话，我觍着脸说了句英语，里面回话说：“生的两块五一个，熟的五块钱一个。”我竖起大拇指对店家说：“牛!”他也没懂在那傻笑，我拉起孩儿们去找饭店。

不知道香港那地方是不是养猪的多，点什么菜都给放那么多肉，后来连童男童女听见“烧味”俩字都摆手。一顿饭吃进去几百块钱都不

算事儿，仗着那钱都花花绿绿的咱也没感觉，要多少从口袋里抓一把，择出大票付完款找多少也不用看，直接塞兜里，钱就跟兑换券一样。混得跟有钱人似的，就差穿裘皮了。其实那地方的钱实在晃眼，同一面值的钱什么样的都有，最可恨的是有种五块钱呈半透明状，我以为是什么废发票，分给童男童女叠飞机，有一张直接就进垃圾桶了。到晚上才发现那原来是钱，恨得我直踩自己脚。

在童男童女熟睡不醒的时候我去传说中的女人街、波鞋街，还有什么玩具街侦察了一下，还不如大胡同呢，估计那就是他们当地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我眺望了一眼就回去了，把自己丢了倒没什么，童男童女再让人贩子给卖了，那我干脆直接撞碎玻璃跳维多利亚湾得了。

当我们再次出现在香港街头的时候孩儿们又开始兴奋了。忽然，童女说："我要拉。"我惊魂未定，童男说："我要尿尿。"我严厉批评童男在这种危急时刻不要瞎起哄。童男把俩腿扭在一起说："可是我憋不住了!"都早干吗去了。我只好让他们守着一个垃圾桶站好，赶紧去问人附近哪有厕所。在那些人的指引下，我们穿过一条街又一条街，其间还进了两栋办公楼，居然没公共厕所!在一个红绿灯下，童男坚决不走了，说再走就尿裤了。我只好把他拉到墙角，用自己伟岸的身躯挡住他，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塞进他手里，"尿!"童女条件反射，扬言受不了了，我用一块巧克力把她稳住，然后一手拎着一袋热乎乎的尿一手领俩孩子走在轩尼诗大道上，五分钟后，终于在商场里找到厕所。

几天下来，孩儿们也变得极为会过日子，看见什么都先问："这个贵吗?"这话跟软刀子一样插在我心上。我们住在迪斯尼的酒店里，五星，睡一晚上干掉我半个月薪水。童男童女半夜了也不睡，在床上蹦。问及原因，答曰："睡觉不也花那么多钱吗?天一会儿就亮了，你再洗一个澡吧。"想想也是，一晚上洗了三次澡，皮都快掉了。

## 第20节：给医院送生意

给医院送生意

医院是个好买卖，就像洗车行的整天就盼着下雨下雪一样，萝卜快了不洗泥，好歹冲冲就让你走人，你想让他擦细致点，人家指指后面排队的车，你再开口就是不知趣了。医院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也是宾客盈门，你自己送上门的，人家用不着笑脸相迎，有点笑脸还给自己相好的留着呢。

体质弱的孩子们用发高烧的方式迎接季节更迭，一个一个前仆后继全进了儿科病房。我们家的花朵下午脸颊绯红，摸一下手就知道中了招，体温表以三十九度八的起点一路高升。我把花朵裹巴裹巴就往医院送，进大厅跟进了花窖似的，全是蔫骨朵。有窗口有门的地方就排队，挂号跟新股申购似的，得看中签率。我早晨不到九点到的，被好心的引导员告知："你下午一点来吧，那时候也许能排到。要不是特厉害的病别让孩子在这待着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厉害谁上医院碰运气啊。花朵的体温隔着那么厚的衣服烫着我的皮肤，我不知道四十一度的水有多热，但皮肤上被燃烧起的红晕就是一块烙铁在我的心里一遍一遍留下印记。

我和所有的家长一样，抱着各自的病秧子等待着再世华佗们，花朵们一会儿被倒着抱，一会儿被竖着抱，一会儿去门口看看玩具，然后昏昏沉沉地在医院的一角睡去，再醒的时候，依然还要等待。

终于离那个穿白大褂的人近了，允许陈述病情的时间并不长，听心脏、看嗓子、开处方，时间一共不足四分钟。只给我们家花朵开了两针，说再烧再来。对于还需要吃什么药，回去再烧怎么处理之类的问题，人家只烦躁地说了一句："不告你回去观察了吗?有情况及时来。"甚至没看我们一眼。给花朵穿衣服的光景，我后面两个人都给诊治完了，比洗萝卜快多了。

打针的地方依然排队，我们家花朵在我不停地许诺买玩具的条件下，发誓打针不哭。轮到他了，他很自觉地跟护士说：“阿姨我不哭，你能打轻点吗?”护士很不耐烦，打针还敢提条件，皱着眉头“快点!快点!”花朵又不傻，从小接受察言观色的训练，明显意识到天使不待见自己，他又把话重复了一遍，眼睛里还含着眼泪，连乞求这招都用上了。穿粉大氅的天使一瞪眼：“你打不打?!”花朵眼泪夺眶而出：“我打我打!”弯腰撅着屁股，但因为身体抽搐让这位天使很不满意，抬眼告我：“你给孩子做好工作再来。”这就算完了!

我脑袋上青筋直往上暴，一边按捺怒火，一边安慰受了惊吓的孩子。我后面的小花朵才一岁两个月，走路还晃晃悠悠呢，看见天使拿着利器立刻大哭。天使并不动手，让家长把孩子放倒，家长哪知道该按哪啊，也不敢使太大力气，天使又来火了，对那小胖孩子说：“我还没打针呢，你哭嘛?你们家长，按好了!”我如果不带着花朵，当时就抄家伙砸场子了。

终于回家了。退烧针很快“起了作用”，打针前三十九度八，到家后一小时四十度零五，冒着生命危险又吃了退烧药，依然不起任何作用。天没亮继续给医院送生意。带着一支水银柱到头的体温表，什么素质不素质，抱着孩子愣夹个儿，我们家花朵几乎是在昏迷中接受的皮试。输液的床位早没了，液体你自己拿着，家长就跟摆摊的小贩似的，输液的地方你自己找，白衣天使只管扎。楼道里连坐的椅子都紧缺，很多人站着等坐着的人输完走人。没有输液器，花朵的家长自己带着塑料挂钩粘墙上当架子。

再世华佗放话了，体温降下来还得再烧上去，没辙，烧了就吃退烧药，完毕。仙姑的话就跟咒语似的，花朵在高温里反复了整整九天，体温没从三十九度六降下来，看来，就算忍气吞声我还得紧着去医院赶集。要哪天咱有钱了，也开家医院。

## 第21节：范儿

范儿

有天中午懒得做饭，去门口买了份黄焖牛肉，我从家捎了一个最大号的饭盒，生怕带的家伙小，人家再给咱少放菜，要是没风我就端小锅去了。在风口干等了二十来分钟。在那吃的，服务员还给倒杯水，我连焐手的都没混上，眼也没处放，只能四下瞎踅摸，从容貌上分析哪些吃饭的算正经人，哪些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嫌疑。终于，我的大饭盒咚一下蹲在我面前，一张油脂麻花的纸上写着个数，我掉过来一看“64”!这牛进饭馆算死得其所了，得多少安家费啊。

我们安分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偶尔在网上看看最近的小道消息和八卦新闻。我们不好意思说自己的理想了，因为过了太长的时间我们还没能实现它，甚至我们都怀疑这理想还等得及我们吗?生活始终日复一日重复地过着，大的志向逐渐被小的愿望取代，可是我们依然想要一种范儿，因为再普通也不能被生活忽略。

开戒

胖子新买了大房子，娶了胖老婆，想添胖儿子，所以这几天扬言要戒烟，而且逢人就张罗着去他家督促他，从这点上一看就知道胖子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据说他们家伙食特好，我们几个热心肠的抱着去蹭饭的邪恶目的排了班，一个人负责监督他一天。

我排的是第一天。一进门就看见胖子没着没落地在屋里转悠，都九点了，还没洗脸刷牙，正到处踅摸烟呢，胖媳妇见我一去就开始抱怨：“起来不抽根儿烟他上厕所都坐不住，生憋着在家翻腾。”当着我一外人，胖子有些不好意思，进卫生间刷牙，那动静真大，估计牙刷都快给磨平了。后来他说，十来年习惯早晨起来嘴里叼点东西，不抽太难受了。我握着他的胖手说：“哥哥，为了胖儿子你忍着点儿吧。家里嘛不能叼，拖鞋、毛巾、椅子垫全都现成的，不就为解腻味吗?”他

还真听话，咬着毛巾开始扫地、擦地，把挺干净的屋子弄乱，再收拾，就为转移注意力。

我跟他胖媳妇各守一个沙发，也没话。能有话吗?眼瞅着一壮男在我们眼皮底下边干活边咽口水，浑身还冒虚汗，我们就像两个正吸阳气的女妖精，偶尔交换个眼神儿，彼此打打气，不要被这胖男人的小样搅和得心软。可时间越长我心里越嘀咕，这人是戒烟吗?怎么这么像电影里演的戒毒呢?我正琢磨，胖子忽地把手里抹布甩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捂着自己的胸口跟碰瓷儿似的说："今天先不戒了，我心慌，而且嘴里分泌的唾液特别多，我觉得再不抽要得心脏病。快把烟给我交出来!"都有点目露凶光了。

胖媳妇当然心疼夫君，一听不抽烟得心脏病，穿着拖鞋就下楼买烟去了。她昨天晚上刚把所有的烟扔垃圾箱里，早知道还得花钱买就不用破釜沉舟这招了。谁爱谁就别提了，胖媳妇真实在，愣买了两条回来，够预防好几天心脏病的。胖子还挺利索，上去就把两条烟抱自己怀里了，倍儿小心翼翼，念叨着："我就闻闻。"也怪可怜的，我都心酸了，真想鼓励他抽一根儿得了，我话还没说呢，人家已经把烟拆开了，动作特协调地抽出一根放嘴里，手往口袋处一捋，打火机就出来了，啪地一下，烟着了，整个过程跟变魔术似的。我瞪大眼睛说："你不只闻闻吗?"他不好意思地说："就两口，就两口。"还真是就两口，我去厕所的工夫再出来检查，他都祸祸五根烟了，一根两口!这还管不住自己，往烟盒里下手呢。

胖媳妇很无奈问我怎么办。我说："要不，往烟嘴上抹点辣椒油，或者风油精什么的呢?他那么见多识广，估计往烟屁股上涂紫药水也没用。总不能把他捆床上，他又没吸毒。"

我跟胖子东扯西扯纵观国际大事和各种八卦新闻，有影子的就添油加醋，压根没影子的就胡编乱造，蒙得他一愣一愣的，可我这么磨嘴皮子卖傻力气，这位大哥每隔一个小时准把烟的茬儿想起来。好不容易大胖身子熬不住了，哈欠连天眼泪直冒，自己睡觉去了。

没俩小时呼噜停了，胖媳妇一看，她的相公躺床上正闻自己手呢，特陶醉。她警觉地冲我说：“我看别戒烟了，再落精神上的毛病，我这还得过日子呢。”这时候，她家官人激动地说：“我做梦都梦见抽烟了，我狠嘬了好几口，醒了手上还有烟味呢。”我也觉得这烟不能戒了，得鼓励他抽。可胖子自己不同意，态度坚决。几天后，我问排班的后几位监工，他们说，胖子嘴现在不能闲着，喝浓茶、嚼贵妃糖，一根烟只抽两口，毛病大了。

## 第22节：我也上过学

我也上过学

这几天，去幼儿园接冬哥春妹的时候经常被旁边的家长问及去哪儿上小学，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学步车还扔阳台上呢，这些小屁孩一晃就到了上课听讲的时候了。他们一听要像哥哥姐姐一样背书包还挺高兴，弄得我直惆怅，要不说小孩好骗呢。家长们忙着找房子换户口，想尽办法往重点的堆儿里扎，一提学校，家长们全滔滔不绝，比教育局的都懂行。我站在他们的旁边只有听的份，为即将有一天走进小学校门的童男童女们再缅怀缅怀幼儿园时光。

我所有痛苦的记忆都源自小学时代，那会儿全中国流行体罚学生，祖国花朵跟接受改造似的，只有好好学习一条活路。我最怕女老师，无论老少全都没笑模样，上课只要答错问题这节课你就甭打算坐下，要是两节一样的课，下一个45分钟你还得接着戳那，教育以寒碜人为主。我经常为自己学习不好而自责，因为家长总要跟着受牵连，请半天假到学校，无论你在单位是干什么的，都要被老师没鼻子没脸地数落一顿，特别一视同仁。我在小学六年里，给我父母脸上抹了不少黑，为了扭转局面，我只能从别的地方让老师对我转变看法，咱学习不行，就只能干活了。一早到学校，扫地、清理书箱、擦黑板、擦讲台、擦每个同学的桌椅、捡粉笔头儿、把桌子椅子放整齐。弄得老师真以为我热爱劳动呢，封我一个生活委员，听着像班干部似的，其实就我自己在那儿干活，一个小学生，在学校能有什么生活归我管呢?

我学习始终就没好过，考试一公布名次，那么多年我就没进步到倒数第五。班里都搞小团体，人家学习好的都凑一块儿，后几名再不团结就该得自闭症了，我们打小就知道寻找同类为心灵取暖。可这样，也要被请家长，拿老师的话就是：“别让你们孩子整天跟谁谁谁在一起，学习受影响。”老师就是用这句话瓦解我们的，让我们都拿自己

当在学习的道路上还有希望的一种人，其实老师就是这么把我们孤立起来的。

我最惨痛的记忆是一个词让写二十遍，我就写了两遍。那会儿都拿学生当弱智儿童培养，还有写一百遍的字呢。因为没写到数还想蒙混过关，我被我的同桌举报了，当时流行彼此检查作业互相揭发，这样老师就省事了。我以为站一上午可以了事，但我们的班主任那个女老师一指自己站的讲台，“趴这儿写!”我拿着笔和本特别迟疑，虽然接受了多年的羞辱训练，关键时刻还是放不开，我选择趴窗台上写。刚站好，粉笔头就砸过来了，我一回头，看见穿着浅灰色褂子的老师已经大步流星走过来了，干脆把心一横，老师揪着我肩膀上的衣服说：“出去出去，明天把家长叫来，办退学吧。”

我今天还记得自己英雄般把书包收拾得啪啪响，教室里安静极了。我还挺兴奋的，因为这学我早就不想上了。在沙土堆儿上玩了半天儿，回家吃饭，还落个没作业，早早睡觉。转天接着背书包走人，外面闲逛去，到点回家，跟真事似的。没混几天就东窗事发，被父母轮番暴打一顿，带着我，向老师赔罪，千般不是错都在我，甚至还托了关系帮着说好话，我记得我妈拿着两卷大挂历直接送到老师家去。这才让我继续上学。

我的一个难友，因为经常预习做不好，突然提问时一问三不知被罚站，一站就得站一天，几次都晕倒在地口吐白沫，后来老师再也不叫她回答问题了。我很羡慕她，巴不得自己能有个什么病也让老师高看我一眼。机会还真来了，我低血糖，一次课上到一半就冒虚汗、呕吐、脸煞白。老师第一次显出她温柔的一面，让我自己去她办公室吃几块夹心饼干，我不敢多拿，把一块吃得特别仔细，可走了几步，还是都吐了。老师大发慈悲，让我回家，我一出校门立刻觉得神清气爽。

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的小学生，我们心理上没落毛病真不错。现在的老师不再体罚学生了，心理摧残估计也没人敢用了，要是没那么

沉重的学习压力就更好了。

## 第23节：你会蹬缝纫机吗

你会蹬缝纫机吗

我妈说，作为一个女的，就得会洗衣做饭缝缝补补，而且在我未成年时还手把手地教我蹬过几天缝纫机，但我总怕把手指头给扎裤子里，听见“咣当咣当”的声音手就哆嗦，所以经常离老远就把布往里捅，好端端的料子全给揉巴到一块儿了，害得我妈一边抱怨：“你说你指着俩手能干吗?”一边拿牙把线头扯开。我就不明白放着剪子不用非用牙做啥，最后嘴边挂着好多碎线头儿，跟把大立柜里的东西都嚼了似的。那会儿家大人不遗余力地把我们往童养媳方向培养，女同学们有的在家学了裁剪，有的学织毛活，还有像我这样的学缝纫，幸亏我们赶上的是新社会，全都半途而废了。

当我们家的缝纫机由“牡丹”换成“蝴蝶”，我妈兴奋了好几天，现在应验了我当初撂下的话，放屋里当桌子还嫌占地方。但我妈拿它当宝贝似的，家具都扔了，还留着缝纫机在阳台上接土呢。几年也没见“咣当”一次，皮带都自己折成好几段了，但老太太给换上一根继续接土。我妈说了，女的不能什么活儿都不会做。可如今女的，有几个跟童养媳似的什么都会啊，全翻身得解放了。我妈最看不上裤腿儿长卷外边儿的，认为那些卷了裤腿儿的，都是家里没缝纫机的，或者妈妈不会扎活的。按她那意思，一定得把富余的地方剪下来，再贴个边儿，裤长就能正好了。

前些年流行穿破洞的裤子，我也买了一条，其实没到露肉的程度，就是膝盖那儿磨得有点白，反正影影绰绰你要非用手指头往里捅也能钻个眼儿出来。没几天，我妈刷半截儿碗跟我说：“你放柜子里那裤子别穿了啊，又不是没衣服换，都磨成那样了。缝缝我穿吧。”我也没听明白她指的是什么，没在意。可算熬到能穿单裤的时候，我在柜子里东翻西找没有，心里咯噔一下，忽然想起她当初的话。把老人家那衣橱打开一看，嗬，小针脚补的，都看不出来那儿要破，我打算卷

边的裤腿儿也被她一剪子剪掉了。我暗气暗憋，发誓再也不买“不规矩”的东西了。

若干年后，我去参加一个特无聊的会，四周的人都不认识，大家很老实，坐着仰脸睡觉的，双目无神抽搐般没完没了晃悠腿的，掏耳朵挖鼻子挠头发的，当然也有目视前方不定想什么的，各门把守森严，走是万万不合适的。要说人的手是不能闲着，我跷着二郎腿，一会儿左压右，一会儿右压左，跟憋了尿似的，折腾了一会儿，我发现我裤子上有个地方磨出了线头儿，下意识用手在那又抠又拨，这会开了多久，我跟裤子那儿耗了多久。最后宣布散会，那些跟被点了穴一样的人突然全活了，还都急茬儿的，一个推一个往外走。我的鞋还特不争气，关键时刻鞋带开了，我弯腰系鞋带的瞬间，只听“吱啦”，我的大红秋裤立刻映入眼帘。我赶紧往膝盖上趴，拿胸口把秋裤护住，等人走差不多了，我才起来，腰窝得都快断了，那大口子撕的，明眼人一看就能瞅见。

哪儿也别去了，直奔宾馆吧，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连个商店都没有，出来开会，最多带睡裤，谁也没富裕的罩裤。惟一的办法就是缝!

打电话给服务台要针线包，那边低声问：“您要几个?”我要那么多干吗，答曰：“一个。”没一会儿，门铃一响，服务员递给我个针线包，那叫一个小，跟矮人王国用的似的，打开一看更哏了，五种颜色的线，每根都是我一个手指头那么长，好么，这是缝衣服用的吗，跟玩飞镖的似的。我只好再打电话，这回一气儿要了六包，坐床上蘸着吐沫把七包五彩线往一块接，最后口干舌燥地发现那些小疙瘩在布上穿梭阻力重重。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俺娘说：“不早告你了吗，女的就得学针线活，现在傻了吧，连裤子都缝不上。”

如今我把我们家阳台上的“蝴蝶”搬屋里来了，当女人，用缝纫机!

## 第24节：买书装修

买书装修

咱买不起房还换不起家具吗?咱换不起家具还不能换换摆设吗?赵文雯一把将有楼盘广告的那页报纸撕了，扔地上拿脚踩，弄一袜子底儿油墨。“这是给老百姓盖的房吗?为凑首付得先把孩子卖了。老娘我死心塌地在这住满七十年了!”赵文雯带锁的小抽屉里那些卡呀存折呀也不用动了，几十万块钱如今在商品房面前就是粪土，谁看得上啊，咱自己都觉得拿不出手。为了安抚自己一颗失落的心，赵文雯把书房东西倒腾到客厅，把卧室换到书房，该送人的送人，该扔的扔，最后愣腾出一间屋子。

没隔几天，赵文雯狂敲我的门，拽我看她新买的书架。就她，前半生看的书能把最下面一层铺满就不错，估计里面大部分还是课本。陶冶精神情操的我就见她看过本《废都》，跟看科教片似的，最后那章没翻就搞对象去了。幸亏她平时就不爱看书，学习这么用功的人不定最后被毁成啥样呢，老话不总讲吗，学坏容易学好难。

我说：“你打算囤点文物摆屋里装文化人?”赵文雯小胖手撸着木架子，都蹭上汗了，“嘛呀!我连房都买不起，买什么文物啊!我打算买一架子书!得老有所乐。”我见过农民企业家这么干过，但一挣工资的家庭妇女有这想法，境界太高了。我当时就同意了，赵文雯让我带她去书店。这年头儿，在咱这城市，超市走几个路口就是，找书店可费了劲了。

我们直奔最有气派的大卖场，人家那儿的书，撕角的，卷边儿的都不给你便宜，不买拉倒，给人家放那，别耽误摆。里面的场面挺人声鼎沸的，卖文具的、卖学习机的、卖MP3的，再加上时不时冒出来个小屏幕自吹自擂自己品牌的产品，耳朵都快聋了，彼此对话基本靠吼。再上几层，还能看见游乐场和小饭馆儿。赵文雯跟我急了，质问我：“这是买书的地方吗?拎个塑料筐像进超市似的，往里扔书跟扔双

拖鞋的感觉一样。我都二十多年没看过书了，买书还不得找个能静下心挑书的地方。”其实别说她，进来半个小时，我的脑袋都快炸了，想找的书找不到，服务员跟藏闷儿似的，问点什么事你得追他，慢一点儿人就丢了。

我们悻悻而出，转悠到一条新兴的商业街上，赵文雯忽然发现这儿冒出来个图书城，拉着我就往里走。这地方我也没进去过，想像里全是租柜台瞎吆喝的，我对这种书店早死心了。推门进去跟进谁家了似的，我下意识往后看看，还有存包放衣服的柜子，门一关，里面的静谧立刻把嘈杂推出去了。那装修弄得特欧式，书架全是大厚木头，跟把欧式大床拆了打的似的。这哪是书店啊，如同进了一家人的书房，我都想趿摸个鞋套穿脚上。我站在满目畅销书面前没动地儿，赵文雯踩了我一脚：“你痴呆?这才叫书店!”其实我当时脑子里一闪而过了很多书店，比如小时候经常去的百货大楼对过的新华书店，那高高的台阶在我心里总那么向往；滨江道上的外文书店，我在里面买到第一盘原版小提琴协奏曲；还有滨江书城，叫了一个这么大的名字却没撑几年；南大对面的高教书店曾经是我每周都去的地方，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再推那扇门。很多年了，我们在寻找书店，书店在寻找读者，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和书店却彼此失散。当我再次走进这样安静的地方，走进一个这么像书店的书店，确实有点痴呆。无论是放在书架上的台灯还是顶灯，无论是精心预留的藤椅还是让人惊羡的外版书，都让我喜悦不已，以前咱哪见过这个啊，连厕所都那么洋气。我从后面掐住赵文雯的肩膀使劲晃悠：“可算找到书店了!”赵文雯这个没文化的白了我一眼说：“神经!”接着往书店提供的橙色布袋里装书，跟老妈猴摘果子似的。

## 第25节：城市里的符号

城市里的符号

傍晚，在市场两次遇见楼里的李娘，大冷天跟丢了钱一样来回转悠，我这么热心肠当然得打听打听，结果李娘一把拉住我，上来就问：“正宗的老城里十三香崩豆你知道哪卖吗?”我看了看她的牙，没几个了，就问：“您吃得了那个吗?”她把我往边上拉拉，给后面的自行车让道儿，“我们老头子不知道想起什么了，非要吃十三香崩豆，跟害口了一样，脾气还上来了。刚在卖瓜子那儿买了点儿，他觉得味儿不对，说我穷对付。我刚给他又买了两块钱乌豆先嚼着，这不，赶紧出来踅摸。”大爷就剩八颗牙了，李娘说以前一颗豆子扔嘴里他能嘬一天，临睡前还能看见他在嘴里磨啊磨啊，立刻让我想起豆浆机。大爷口太刁，一般崩豆蒙不了他，那么大岁数肯定不会像小孩馋劲儿上来了，我想，他是想以前的老房子了，虽然搬进了新楼，但所有的记忆却深藏在一种味道里。

记忆力是个挺抒情的东西。我的同事说他前几天经过和平路商业街，看见那里一个年代很长的书店没了，他在原址上凭吊了很久。其实这么多年里哪儿多个什么建筑哪儿少个什么店铺很平常，又不是咱自己的生意，记那干吗。可想当年那个新华书店几乎是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最早书都是放在柜台里的，你只能拿肚子顶着人家的玻璃柜台抻着脖子使劲往里看，充其量也就能看见封皮上那几个字，那会儿书不卖挑，你麻烦售货员次数多了人家就烦，你要是一男的，人家以为你想耍流氓呢。以前年画、贺年片什么的也在书店里卖，一样不能下手，你指，售货员给你拿，想看看买的到底嘛东西，得等交完钱。

后来现代化了，书店把柜台拆了，弄一张大桌子，把书都摆那，让你自己选，其实模式已经跟现在差不多了。书店里那些人啊，待时间长了衣服能给你蹭破了，力气大的袖子能着了。那会儿人们的阅读

情绪真高涨，书店门口一般坐着俩人，跟现在超市门口查小票的保安似的，他们查书上那个小戳，书上没盖戳的证明你是贼。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一个女售货员长得跟螳螂精似的，细胳膊细腿，在门口查得那叫一个细，她看谁都像心怀鬼胎的，口袋、书包翻一遍，就差看手相了。有脾气暴的，就急眼了，硬往外闯，那女的挥着螳螂拳抓人家衣服，我都怕劲儿一大再把她细胳膊掰断了，归齐俩人厮巴起来，螳螂精简直就是花木兰，穿上军装绝对是一人物。男的没一分钟就服了，老老实实交出书，结果真有戳。螳螂精不依不饶："你交完钱跑什么?装贼呀?"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书店秩序井然。

刚有通俗歌曲那会儿，想听歌只能去书店买磁带。一盘五块八毛钱，清一水咱这儿的人翻唱港台歌，故意大着舌头唱齿音字。能在晚上偷偷摸摸拿录音机听邓丽君的，都得有点海外关系的。那年代有本很严肃的书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目录第一节就是"对黄色歌曲的认识"，分析了黄色歌曲的特点，比如"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合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以其裹声；吐字的扁处理；大量使用滑音与装饰音；演唱中出现歌腔延迟和重音倒置"。按这规定，现在除了部分军旅歌曲不犯歹，都得算黄色的。而我们则是听着黄色歌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书店搬出了商业街，就像我们楼下的大爷终于摆脱了平房，可享受新生活的同时，记忆还在，记忆还有温度，如同识途的老马，我们偶尔还会回去，这应该就叫怀旧吧。

## 第26节：规矩

规矩

我们配合应试教育从小把孩子往绝路上逼，就为以后能找个好工作。想当初我毕业那会儿好歹学校还管分配，不会看着你当社会闲散人员，家里有背景的就更仗着潜规则，人还没报到，几年后的去处都给找好了，所以没工作的人太少了。可如今，规则不规则的都得靠你自己蹚出条道儿，自己的事自己想辙。

于是，我们耍着自己的小聪明在人满为患的职场卖力拼杀，只想争取个能挣到钱的体面地方。跟大草原上那些土狼似的，在地上留点记号，划分地盘，生怕有一天自己被驱逐出去，那就得给生生饿死。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冯冬笋大中午找我来了，这家伙还挺有心，还惦记着我前些日子替他交一百块钱话费的茬，在谁请谁吃饭的问题上争执一下后，这家伙问我能不能写写他。我一听就乐了，每次都是我支棱耳朵找别人打听蹊跷事，现在还有主动送上门来的，我当即拍了他胖脸蛋子一下："仗义，这顿我请!"冯冬笋毛发很重的脸上立刻呈现出小悲戚小委屈，跟在动物园关了两年没管饱饭的大猩猩似的。席间，我特意点了他爱吃的扣肉、肘子之类的硬可菜，看出来这男人这几天够缺嘴的，不但吃肉，骨头都给嚼了，真对得起那猪。

冯冬笋的单位不错，人越养越胖。有一天，一女的靠他电脑桌旁没话瞎搭话说："冯经理，就您这职位在南方得拿上万的薪金呢。"冯冬笋立刻就往心里去了，人开始膨胀，他还挺麻利，那女的刚走，他就把招聘网打开了，把自己的业绩无限夸大地往网上一扔。其实胖子本来也没在意，因为干得好好的，钱也不少拿，底下的供货商整天把他捧得跟大爷似的，吃喝不愁。结果，两天后有人在网上给他回了信息，让去广州应聘，如果条件可以，把他派回北京当中国的大区经理。好么，能掌管全中国，冯冬笋脖领子上的字母扣都快绷开了。他

独自美了美也没往心里去，没想到，过了一天，人家那边电话打来了，求贤若渴的蹩脚普通话告诉胖子，去广州应聘的来回机票公司报销，底薪一万二。

冯冬笋那个感动啊，这么多年可碰见一个懂他的。星期六一大早，去机场买票，打折的经济舱?不要，那能显咱身份吗?要商务头等舱，怎么也得把脚伸开吧，反正能报销怕嘛呢!以前坐飞机免费饮料都得“回碗”好几次，现在人家就喝咖啡，而且叮嘱空姐“半杯”。

打了个盹到了广州，冯冬笋还挺紧张，但他在心里提醒自己，咱是从首都来的，还要回首都去领导全中国供货商，所以，步伐铿锵，给点音乐就能踢起正步。他的名字被另一个男人举着，迎接的队伍还算隆重，俩男人一左一右跟保镖似的，一个要为他拎包一个给他扒拉挡在前面的人，开道，拿冯冬笋当章子怡了。冯冬笋上了公务车坐在头排，把笔记本电脑包抱在怀里。后面的男人殷勤地要替他抱着，冯冬笋还扭了一下身子，表示不愿意。

开车的男人忽然把车停在路边说给总部打个电话汇报接到人了，可他的电话没电了，要借冯冬笋的。俩人下了车，胖子也很警觉，一手抱着电脑，一手举着手机拨完号放在那人的耳朵边，自己跟公用电话亭子似的。忽然，那男的手里的东西掉到了地上，他顺势接过胖子的手机接着说话，没当过大官的胖子很自然地弯腰捡东西。再瞧那俩人，贴上毛就是猴子，开车跑了。

冯冬笋跟傻子似的想，他们抢我手机干吗?

冯冬笋坐着大公共汽车去报案。然后找住的地方，转天一早买了回北京的机票，里外里损失大了。他人还没到家，短信先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群发信息：“我是冯冬笋，现在外面办事，手机话费不足，拜托帮忙给我买一张100元神州行充值卡，发密码到这个号码给我就行了，回头就还你，急用拜托。”三个小时，胖子手底下那些供货商跟赛跑似的，愣充了四千多块钱进去，他人缘还真好，赶上集资了。

胖子老婆都急红眼了，可刚回家的冯冬笋跟没事人似的，还在那装，说应聘单位倍儿不着调他不想去了。上班也有同事问给他交的话费收没收到，也怪难为冯冬笋的，一不能让同事知道自己去面试，二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被骗，太丢人，所以他满嘴胡话在那给自己编，憋屈大了。这回你让他跳槽他都不跳了。

## 第27节：不走脑子的代价

不走脑子的代价

我非常骄傲地说，我已经是个老司机了，只要手一抓方向盘，不用走脑子就能把车开到地儿。因为太熟练，我经常骑着我妈的自行车一偏腿儿就上了机动车道，下意识跟着前面的车，它停我也停并保持一定距离。到了路口，眼瞅着绿灯快完了，我很自觉地一捏把，将车稳稳地停在白线内。可这时，协勤急脾怪脸地冲我嚷，因为他站在自行车道前面，所以我也没听清他说的什么，我自己在那琢磨，我没闯红灯啊，指我干吗?我没戴安全带?我下意识用手往肩膀上拽了一把，吓了一跳，确实没系那东西。我瞬间刚想到是不是得让我停一边开罚单，忽然醒过味儿来，因为我看见自己俩脚丫子耷拉在地上，我居然把自行车给骑机动车道上了。

阿绿跟我正相反，她开了几年车，不但不认路，出门溜边儿上便道的意识还在，总以为自己是自行车，还总跟着抢，就因为她这么不“机动”被罚了不少次。前几天阿绿狠了一把，买了一个带GPS卫星导航功能的手机，自打买完特别兴奋，到处炫耀，没事就坐车里看手机，跟算命大仙儿似的。以前从单位下班回家最多半小时就到了，现在她按电子导航走，没一个小时回不来，人没丢就算万幸。这倒没什么，人家电子眼也得先认认路。关键是阿绿，跟刚有车那会儿似的，看见谁都想送人家回家，态度特别贱。很多人不愿意，一来比自己坐公共汽车还慢，二来还欠份人情，但在她死磨硬泡后那些无辜的人还是被她送回家了。

有一次我要去北京办点事，也不知道怎么让阿绿知道了，她特兴奋地说：“哎呀，我的电子导航还没去过北京呢，我送你去吧，你花油钱就行，高速费我花。”我一听，不吃亏啊，立即动了邪念，说行。

阿绿在我们楼栋口早早打开了GPS手机进行导航设置，倍儿臭美，就显摆她会用那东西，现在上个三楼都得拿指南针比着，她说这

样能培养自己的方位感。我始终持怀疑态度，一路上强忍着没敢支嘴指路，结果按照指示阿绿直接把车开上了国道，愣是把上高速的口儿给绕过去了，这GPS还真能给主人省钱，太智能化人性化了!有了这个东西，我们跟玩极品飞车似的，跟着规划出的行车路线走，几乎不用动脑子。惟一惊险的是，因为阿绿心里没根，经常要低头看手机屏幕，再抬头，差点跟前面的车贴上。

开出去一个多小时了，城市眉目一点不见，我心里开始嘀咕，而且路越来越颠簸，感觉倍儿怪，但我们还是在彼此安慰，阿绿还说："你看，GPS准给咱带的是一条新路。"她给着油门车跟疯了似的在土路上跳，把我都颠困了。左拐右绕之后，车停了，我一看，是个收费站。我瞪着眼睛问阿绿："你要去河北省?"她瞪着我："我被导航来的。"

我们又掉头，去一个加油站问路，那儿的人心眼真好，我们连油都没加，不但告诉了我们往哪走，还给了两瓶矿泉水。我没敢喝，怕水里下了迷魂药。阿绿咕咚咕咚仰着脖子，半瓶水没了，估计她已经让GPS遛迷糊了。车再启动，我们半信半疑地开车，眼睛不停地往两边踅摸，GPS引导的路越来越窄，坑坑洼洼也越来越厉害，我们的车几次被蹭到了底盘，给阿绿心疼的。再走，突然发现前面没有路了，但是手机屏幕上还显示着一条笔直的路就在前方。这不是忽悠吗?

我闭着眼说："我还能到北京吗?"阿绿闭着眼答："你应该问，咱们还回得了家吗?"我一激灵。我们东问西问，好歹是进了北京，一箱油都快用光了，车开得那叫苦，就差往油箱里兑水了。

我们找了个停车场把车存起来，去哪儿都打车。我办完事，阿绿内心还在狂野着，她非拉着我去那个手机总部讨个说法。到了营业厅，她把自己手机往柜台上一拍，跟个泼妇似的，直着眼睛问一个也正看手机的女人说："你们这GPS有准的吗?给老娘换一个!"那女的吓得赶紧躲开了，说自己也是买手机的。一会儿，一个收拾得特利索的少男营业员来了，很恭敬地解释："GPS功能需要搜寻到至少三颗以上的

定位卫星才能够正常运行，但在这样的大城市中，林立的高楼会使得信号的接收变得十分不稳定，这是GPS频频失灵的主要原因。”

看来，想让GPS准，先得把楼都扒了。

## 第28节：该废掉的破节

该废掉的破节

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老外要专门给拿人找乐儿的日子设立个“节”，明显鼓励胡闹。而我们这边呢，参与得倍儿积极，平时被骗子蒙的劲儿还没过去，又惦记上了拿身边人找把乐儿，这不是欠吗?估计每个人都有被诓的经历，现在弄得我四月一号那天什么都不敢信，一天都诚惶诚恐。别说吃饭、聚会这样的小道消息，就连单位通知开会我都心存疑虑，打了很多电话确定是真开会才匆匆忙忙去上班。

落这病根儿的年月还要往前倒到我实习那年。那会儿正值豆蔻年华的我们被分在各个单位，以实习为旗帜低眉顺眼地给那些在职职工当保姆，打水、扫地、打饭，赶上谁孩子提前放学来找家长，我们还得管看孩子。见谁夸谁，察言观色忍辱负重，就为了在实习鉴定上落个好名声。正在我忙里忙外伺候一办公室老同志吃饭的当口，电话铃响了，俺们处长喊我，吓我一激灵，心想谁这么不长眼，非往单位打电话。接电话一听，仿佛我们班胖子的声音，小嗓门都有点变了，特别着急地说：“那谁谁出事了，你赶紧看看是不是得告诉她家一声?”我问出什么事，对方挂了。我当时就蒙了，谁谁跟我关系最好，是我们文学刊物的主编。我手哆嗦着给她的实习单位打电话，总机还没人接，给我急的，满脑子全是春运期间火车站门口贴的交通安全大海报上血肉模糊的景象，以当年我的生活经验，“出事”就离死不远了。

跟处长请假，还不能说同学出事了，觍着脸说我奶奶住院了，希望以此博得领导同情，我一边编一边在心里打自己嘴巴子。再没人性的领导也不能不让我见亲人最后一面啊，我出来骑车就往谁谁的实习单位奔去。

一路上把车蹬得跟电动车似的，亏了脚蹬子结实，要不就踹掉了。什么红绿灯，我根本不抬头，咱争夺的是生命，别说警察，流氓都不敢拦。最后过路口的时候还是主动跟另一辆车撞上了，人家推着

自行车几乎没动，我速度太快，捏闸、秃噜鞋底儿根本不管用，一闭眼。睁眼我就已经趴地上了，好在那时候没这么多汽车，自行车想从我身上碾过去该得有几年杂技功底，所以，我在大马路上躺了几秒钟缓过神儿，一跃而起，推车就走。被撞那女的还拽我袖子骂大街，我瞪着眼说："我家里出事了，你要非跟着我，就坐后架我驮你。"那女人也没见过这么咒自己家人的，马上特仗义地把我放了。

谁谁当年在市二中心医院挂职，我从教室找到妇科，又从妇科找到手术室，全穿着白大褂，我得跟翻扑克牌似的，挨个绕前面看脸，都不是。好不容易找到个明白人，说看见谁谁在图书馆出现过，我跑着就去了。厕所门口撞个满怀。谁谁倍儿惊讶："你闹鬼呢，怎么上班时间跑这来了?"我呼哧带喘："你没出事?"谁谁松开挎着同学的胳膊："出什么事?"我头都快炸了，腿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手上的皮也蹭破了，自己倒像个出了事的。被骗有时候就像侮辱，"有菜刀吗?"我问。谁谁也急了，回教室就找手术刀去了。我们被谁谁的老师拦下，去办公室，让我问问那个打电话的同学为什么要这么恶作剧。电话很快通了，但胖子死不承认他打了电话，并以天打雷劈生孩子没屁眼发毒誓，并说蛛蛛上午要过我的单位电话。

我再找蛛蛛，他倒痛快，不但承认，还说你怎么还真信啊，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愚人节。我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个什么节，谁谁在一边喊："你再这么缺德让你过清明节!"

那一年的四月一日让我记忆犹新。至此，很多年再没跟那个打过电话的人有任何来往，直到我们都已人到中年，见面时缅怀逝去的青春时，摔倒在路口的情景还会心痛。这个破节，早该废掉!

讨厌的高科技

赵文雯是我心目中的时尚达人，多犄角旮旯的信息她都跟装了GPS似的往外冒，我特服她。

某日气温骤升，热得我一路走一路把能脱的都脱了，抱了满怀的衣服，一瓶半矿泉水直接给自己灌进去了。可这又不是为了做B超，

那点水很快就存不住了，要往外渗。随着我步伐减缓，赵文雯也觉得撑不住了，拽着我就往一高级商场里进，我举头寻找厕所的标识，只听她说："六楼!"我瞪了她一眼："上个厕所还跑那么高，我只能坚持到二楼。"她都走到电梯口了，拽拽我胳膊，侧过头来小声说："六楼的能洗屁股，你看这些人。"指了指一起等电梯的男男女女，我惊呼："都是上去洗的?"她没理我，挤进去了。

很快我们出了电梯，她熟门熟路，我都没来得及看这一层是卖什么的，就被她左转右转带到了卫生间。她笑着对我伸了一下手："小姐请这边洗。"厕所阵容很强大，有不少单间。还没容我看看环境，赵文雯不知道闪进哪个门里了，我喊了两嗓子，没人应，只好本着为艺术献身的态度也拉开一扇门。其实没什么神秘的，不过就是马桶扶手上有很多按钮。我从容地坐着，眼睛盯着那些小图标，怒从胆边生。一年能有几个老外上这厕所啊，注解上全是英文，示意图也画得模棱两可，揭下来粘墙上就能办画展。

我谨小慎微地按了一个钮，特使劲，?底儿了，抬手。哗——跟滋水枪似的屁股底下热水冲上了，水还真热，烫得我战战兢兢的。等了会儿，热水又变凉水了，然后又热了。而且最让我纳闷的是，这水怎么冲起来没完呢?本着自己洗手的经验，通常按一下，自动出水，差不多时候人家水就不流了。可这马桶一点儿没停的意思，忽冷忽热，跟渣滓洞似的，这水不停我也不敢走。而且水的来源也挺可疑的，别跟洗车似的，这个洗完过滤一下给后面那位接着洗。越想我心里越嘀咕。

后来我平静了一下情绪，琢磨着也许这马桶上有红外感应，站起来大概水就该停了吧。我想明白以后边抬屁股边观察，敢情不这么回事，水开始向上滋，它能根据目标自动选择射程和方向，太可怕了!一瞬间，我大腿上、裤子里面、裤腿上，全是水。吓得我汗都出来了，就差报警了。慌忙中我用五个手指头挨个儿对准那些按钮快速按下

去，水可算停了。幸亏这单间里还有手纸，我跟拽绷带似的拉出一大截开始擦腿。这厕所怎么不配个一次性毛巾呢，这么擦也太废纸了!

终于收拾停当，我衣着整齐，弯腰对着那些按钮仔细观察，然后找了几个开始瞎按。还没看出有什么反应呢，赵文雯的声音出现在单间外，她跟个流氓似的砸门："你怎么这么半天呢，你洗澡呢?"我把门打开，她看我面对马桶瞎鼓捣满脸疑惑，"你打算破坏公物?"我说："我不会用这个。怪吓人的。"她大声说："哎呀，你不懂外语啊?那上面不是写着怎么用呢吗?"我听了更来气了，这又不是八国联军时期，上个厕所还得分语种。

赵文雯一把将我拉出单间，然后眼睛瞟着里面，怕人听见似的小声在我耳边说："我告你，第一个键是……"怎么不早交代呢!

我回去就特显摆地给一个同学打电话，问她知不知道公共厕所也装了能洗屁股的马桶，我那同学说："你真孤陋寡闻，我们家三年前就用的那种马桶，很多按钮能自己控制。"我抱怨，厕所里的水一会儿凉一会儿热。俺同学说："人家马桶还纳闷呢，这人怎么一屁股下去不起来了。水也得现烧，一缸冲完了你还不走，在那耗着等下一轮，可不得有点儿凉水过渡。"

我一点都不喜欢高科技!

## 第29节：靠“兽性”吃饭

靠“兽性”吃饭

春日撩人。老徐、白花花和我相约要“铿锵”一下。因为我不睡懒觉又无所事事，老徐心眼好，怕我寂寞，让我先去她的新房看看。已经十来年没串过门了，一听特兴奋，拎着衣服就把门碰上了。下了楼才觉得别扭，包没带，钥匙锁屋里了，口袋里就一张地铁卡，这事儿闹的，想花钱都花不出去了。

老徐不愧是懂生活的人，那么小的屋子设计得还挺显大，还有吧台和高脚凳呢，我选择坐在沙发里，怕坐吧台那儿脚够不着地再给绊一跤。老徐家气氛特别文艺，一看就是听蓝调音乐、喝鸡尾酒的架势，不像我们家，沙发旁边撂着俩半导体。老徐说她有蓝山咖啡豆，可以喝现磨咖啡，虽说我这味觉根本喝不出现磨跟速溶的区别，可还是极兴奋地站起来拍了拍她实木打的吧台，表示我很愿意。

白花花一个接一个短信催我们出门，说她已在去饭馆的路上。我端着星巴克的大瓷缸子，咕咚咕咚几口就把咖啡喝下去了，给我烫的。这跟做饭的人就喜欢看食客把自己做的饭菜吃得盆干碗净一样，老徐说：“还有点儿，你都给喝了吧。”我没推辞，倒不是没喝够，是觉得剩半杯咖啡还得占着个壶，还不如都倒肚子里省事呢。后面饶的这半杯，没给奶，还放了好几勺糖，喝着跟红糖水似的。我皱着眉头，老徐关切地问：“是甜了吗?”我怎么能扫主人的兴呢，连说“没有没有”。又给干了。

当我们齐刷刷坐在韩国烧烤店里时，老徐说：“我给她喝咖啡了。”老白说：“她准没断气儿大口大口喝的。”然后俩人会心微笑地着看我。我把地铁卡啪地拍在桌上，“卡里就二十。”服务员拿着点菜的大纸夹子来了，人家老徐一副做东的样子，沉吟而果断，可白花花死活抻着脖子看，大叫“要一碗面够咱几个吃的了，别要肉了”。我们都跟没听见一样，尤其服务员，鼓励我们点得更带劲儿了。最后发展到

几个人乱哄哄地抢话，一个刚指着菜单上的画儿说要这个，另一个坚定地说，不要。在“就要”与“不要”之间，服务员已经把单子画得乱七八糟了。

终于选好了入口的东西，白花花说出去一下，奔收银台就去了，我遥望了一下她肉墩子似的身影，老徐忐忑不安地站起来：“哎呀，老白抢着结账去了吧!”我连头都没回，冷静地说：“不可能!凭我对她人品的‘鉴赏’，她是去收银台要手纸了。”老徐的目光紧随着肉墩子进了洗手间，轻叹：“还真是。”

一会儿，那个不知愁的甩着手出来了。我们同时问她去哪了，她说：“厕所!”随手把新要的一包面巾纸扔在桌上，“特香!”我和老徐咬着牙对视。白花花有厕所手纸恐惧症，她包里从来不带纸，所以惟恐所到之处没纸，但你要找她要卫生巾，随时随地都能给你掏出一包，跟变戏法似的。

我不太适应这种烧烤，一大条肉，半生不熟的时候服务员拿个大剪子过来，咔嚓咔嚓几下，剪肉的声音听得我心里这个难受，我记得我剖腹产的时候满耳朵都这声音。服务员说的不知道是韩语还是他们家乡话，嘀里嘟噜的，好像在催我们快吃，又慢动作似的给我们往盘子里夹，我就光看铁夹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才没工夫细嚼慢咽呢，不放嘴里肉就糊了。我靠自己的“兽性”坚持着吃了几口，但现在想起来还反胃，毕竟我的人性还没泯灭。这话我没敢跟她们说，要不那俩能把我放托盘上烤了，毕竟我就带了张地铁卡去蹭饭，其他的咱就得让它烂肚子里。